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四

字說

靜之字說

周王儀賓開封黃侯澄朝

京師將歸其舅河南解元李君宗一吾友也以其未字屬為字而說之曰將借子之言以寄予意也宗一之意我知之矣殆不止區區一別間也蓋侯本開封儒生以才俊學行選授茲寵自常情計之侯自是皆貴艷光景儒生故味勢恐不能不浸薄矣故宗一之為此意者使侯定其心源而不汨於時波雖貴為皇家懿親而常敦孔氏家法也宗一之意其在是哉是其意真



得親愛之道哉吾聞之水以澄而清夫水本清也初何濁之可澄惟動而撓之或自流動而所之者非其地於是乎有濁耳然使濁者復得片時之靜則濁滓自沉而還歸於清矣用是而觀澄之之方其無出於靜之者乎故字之曰靜之嗚呼靜之時義大矣哉貫三才皆主於靜也水特附於地者之一物耳在人則方寸之間亦有源頭活水焉苟失於主靜則勢利之來自外者既得以動而撓之而情慾之發於中者又自動而失其所之於是乎源頭濁矣源頭既濁尚何有清流之可味也哉我思古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事物變故雖千態百狀交至還來於吾

前而吾之本真瑩然者處之常有餘地應之常有餘味殊若不見其孰為可喜孰為可悲孰為可厭孰為可慕者無他靜而已矣此則所謂孔氏家法而侯所當益讀書親友以求焉者也或曰動靜相生若子之說將遂無動矣乎曰非也以靜而動動而主於靜焉夫主於靜而動則動而無動矣是說也吾得諸易然吾愧吾言多矣何日從容尚與吾宗一共說盡其所以然

宗序宗一字說

清一日謁吾約軒洪先生先生曰吾方念一見子若有姪曰倫曰朔者俱冠而未字子其為我裁之承命沉思久之未能得先生曰倫可字宗序朔可字宗一乎於是清及同侍者咸應聲贊

善二字遂以定先生曰然則子其以吾命字之意載之文吾將
寓歸俾二子朝夕省焉亦庶幾成人之一助也清素庸淺且屬
有行事匆匆固謝而不得命乃退而以先生所謂命字之意求
之大抵盈天地間皆物也人亦物也夫人亦物也而乃獨有以
貴於凡物而充其量則至於與天地參而凡萬物又皆在其度
內者獨何也嗚呼豈非以其有倫也與哉夫倫也者序也序惡
在舉其大父子以親序君臣以義序夫婦以別序長幼以禮序
朋友以信序此則人之所以為人者也故人必得其所謂序者
而後可稱為人不然鹿豕共聚馬牛而衿裾耳人也哉倫乎倫
乎其可不知所宗乎先生之所以字倫為宗序意者其出於此

耶政使其不出於此然而成人之道毋亦不外乎此耶若夫朔
也者一月之最初一日也故取義於一嗚呼一之時義大矣哉
天向一中分造化天此一也人從心上起經綸人心亦此一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所以成己也凡為天下國
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又所以成物也自古聖賢論學
其要不出乎敬之一字而究其所以為敬者無他亦惟主一而
已耳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而人鬼之關於
是乎判矣朔乎朔乎其又不知所宗乎先生之所以字朔為
宗一愚又意其出於此也政使其不出於此然而成人之道毋
亦不外乎此耶間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得之矣蓋為我書之嗟

夫天下之道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言之非難行之惟難如何而為序如何而為一如何而為人如何而為非人清也窓下十載亦既知之矣亦既能言之矣然反而考之吾一身之間則其所謂序所謂一者竟何如矣噫尚何以信於二子哉其六為負吾先生哉昔人謂誠自不妄語入而不妄語三字力行之直至七年而始成顧清也力行之功能幾而乃時時剽取古人之道德仁義云者於紙筆間玩弄之謂非妄語吾誰欺故茲雖以先生之命不敢終辭而實筆下之言皆習中之愧也故既書其大意而復綴此以識吾愧且因以警夫二子者庶幾顧名思義敏行踐言而無或蹈不肖清之愧則於成人之道自不待清贅矣

林潮字履信說

潮天地間之最信者也余襄公以為月臨卯酉則水張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蓋月與水皆陰也從其類也故今濱海三尺童子亦能指日刻期而得潮汐之候者以其最信也嗟夫潮天地間之最信者也信人道中之最要者也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夫人而無信則無往而可行如其信則特無往而不可行矣然則信之於人道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而成入之道槩在此矣且人道不外乎四端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仁不得信則仁非其仁義不得信則義非其義禮智皆然愚故曰信之於人

道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也故友鄉進士林順吉
之從弟曰潮既冠字之者曰復信復信二字出易大傳於此取
之者以潮之信而期林生之復其信也昔唐福建觀察使王朝
亦字信夫蓋一理所在古今舉莫之能易也抑予於此又有所
附說云始順吉既孤其家用之需京師往來之費皆出生父孟
愷甫隨取而給有人情所難能者亦可謂信於義之士矣聞林
生質美且知學誠使能近取善於其父而遠取善於古人推而
克之則於成人理似可期者其友黃時達郭文博為請其字說
於予予多病與筆硯踈久矣勉為草草

詹寶字世重說

世之所重者寶也而其所謂寶者大抵皆指金玉之類言嗟乎
金玉信寶矣予亦惡得以金玉為非寶也執顧天下之寶有重
於金玉萬萬者世或未之知耳我思古人莫貧於顏淵莫困於
齊夷陋巷四壁之中首陽荒山之下簞瓢藜藿之外無餘物金
玉安在哉然計其所得則有鹿視金玉薄一切勢利而不屑者
矣故去之千歲之下一聞夷齊子淵之名者雖庸人孺子亦知
聳慕興起焉至於王公鉅人家累萬金而日食萬錢者蓋不知
其幾千萬計自非其勲德才猷有足與其名位相當者則皆與
春花朝露同一泯滅漸盡而無聞矣其有聞者又或穢名在世
人所指罵而唾詈焉者也用是論之世人所重者果安在哉果

安在哉安溪詹生寶信厚而知所向者昔嘗從清遊近以事至
三山謁見吾壘室林先生先生因錫之字曰世重而命清為繹
其意先生之意清竊有以知其在此而不在彼矣敬如命為生
發之惟生思之思而得之則雖貧如顏淵困如夷齊亦且樂為
之矣而况未必皆貧且困乎

士器字說

清溪謝生弘興國貳守公之子也性敏而能用其敏於學公以
是愛之予亦以是器之間請予為之字及其說焉予謂士以器
識為先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是則士之器貴乎弘而弘
乃士器也宜以士器字然士之器豈易言哉夫士之器非尋

常器也其本然之量斂之則不盈一掬放之則包乎六合自外
而實之則累千萬不見其有餘自內而出之則累千萬不見其
不足大哉器也顧人或自小之耳是故有斗筲之器有瑚璉之
器而又有不器之器生也將安居乎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
氏以蓋世之功名固已自許於伊周之右而俯視乎百世之下
矣而其器乃為夫子所小何哉是必有說矣生敏者也其思之
思而得之則不待予說之竟而所以自居其器者自不容以不
大矣嗟夫士君子以藐然之軀而欲磊磊落落於天地間不把
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者直以有是器耳而乃自小其器則其
所就能幾許哉予常以是自勵以生可與言也茲欲為生言之

生也尚其勗哉珍重哉女器也

王生泰字士亨說

世治曰泰亂曰否易以乾下坤上之卦為泰者天位乎上者也而上交於地地位乎下者也而上交於天天地交二氣通而世道隨之所以為泰也泰則內君子外小人小人道消而君子道長士之亨固然矣否則反是故文王繫泰之彖曰小往大來吉亨正主士君子言也某部某官某君之子泰寇賓字之曰士亨而某君請予為之說予故為本諸易以復之如此蓋占人之成說實不易之定論也抑予又有所附說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士不患其不亨患無可亨之具耳使其無可亨之具

則雖值世之泰可以亨而何以為亨也故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苟其有可亨之具矣設不幸而時與我違其具固在我也則身雖否而道亨矣泰亦亨否亦亨泰則物我俱亨否則我亦不自失其為亨所謂由來豪傑士世世皆時雍者也信可以為士矣亦可以為成人矣惟士亨圖之哉

鳳輪字瑞周說

百鳥並生育于兩間也而惟鳳為世之瑞百王並宰制乎六合也而惟周為得是瑞周以前僅一見於軒轅氏之和鳴再見於有虞氏之來儀周以下則絕無聞矣漢宣帝所得者鶡雀耳由此觀之鳳之為瑞至周而止可不謂之重哉周詩有云鳳凰鳴

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安溪高氏寔其邑之名族某字甫之子
曰鳳喩喩亦岡類也而賓者字之曰瑞周其從凡鳳喙儀叔為
請其說於予予因為解鳳喩之所以字瑞周者如此雖然鳳之
瑞以其聲音容人之瑞以其才行才行果不群於眾人則庶幾所
謂鳳凰之於飛鳥者實與聲符也如徒名曰鳳字曰瑞而考其
實乃僅與碌碌庸庸者在而已則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又何有
於瑞哉顧名思義此在瑞周正不可忽

李愉字順夫說

司吾泉安溪之教事博羅李先生之子愉字順夫者今年以易
學句讀來證於予其辭歸也求予為釋其字之義以為終身規

予不得辭大抵人子之順乎其親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
愉色生名愉而字順夫命字者之意吾以是會之當不遠矣然
而順云順云色愉云乎哉謂色愉非順者非也謂順止於色愉
者亦非也噫九為人子者言及此不覺慚焉夫天地尚能強顏為
生澆澆耶雖然生且歸矣不得不為生一言然亦不暇詳也惟
昔者夫子之告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只此二語順親
之道無餘蘊矣而順夫之義亦無餘說矣順夫歸其以予言實
之尊甫先生以為何如

惠夫字說

惠夫東廣博羅李生懋字也生之尊甫某先生為吾泉安溪司訓而其兄順夫於予亦嘗有相切磨之義其冠而字也其友某輩因請予為之說焉按韻書懋愛也無也天愛而撫之非惠而何此懋之所以字惠夫也嗟夫天下之道仁而已仁之用愛而已愛之行惠而已君子學道則愛人惠則足以使人故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者一皆此惠之流行而貫通也惠云惠云片善云乎哉克心之一字亦可以為成人矣雖然惠者仁之用也天下未有體不立而用獨行者故昔者朱子解仁之義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以體言愛之理以用言必先言心之德而後言愛之理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則惠夫於此其又可不知所先務乎哉此雖亦昔人之成論然理之所在萬古不易理既如此予之筆亦不能不惟理之命矣惟惠夫勉旃是為說

宋子紹字說

宋子紹名傳字之者其外舅吾泉掌教馬某先生也子紹始成童從馬先生來泉予數接之於先生所愛其淳信恭謹視瞻顯然知其必名家子也詢諸其友又知其能隆於師友而志學不怠心竊器之洎至京師其尊甫今刑部主事景賜君時適與予同事南省一見莫逆遂定交焉又四年予復自京師歸則子紹已魁然成人且抱子矣嗚呼人生真能幾何彼之少者日以壯

則吾之壯者日以老又將何疑詩曰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子於子紹有感矣子紹之友柳廷信林思正皆子舊知為請解
其字之義夫開道名義以獎進後生者亦父執事也予聞子紹
世家浙之開化開化宋氏最為名族其先有曰某者為兵部侍
郎曰某者為刑科給事中又前後之為郡守者二人為縣令者
三人典教郡縣者五六人方今領薦書及游膠序者又八人而
而主事君又方顯用于時駸駸高位是其籍纓世美科第聯芳
一門之盛環浙江東西蓋亦鮮有其儔者而為之後人者正宜
思以繼紹傳述於不替也語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
雖盛弗傳馬先生所以命字之意與主事君所以命名之初意

或者其皆在此矣此亦所謂三字符者也子紹其念之哉雖然
予又有說焉昔在東京袁楊二族皆累世公卿論門地者蓋莫
得而軒輊然袁氏清德不及後竟以奢僭墜惟楊氏能守其家
風四世如一日為海內所宗仰遠非袁比夫論衣冠之盛則袁
楊並稱兼論世德之懿則獨歸楊氏此可以見宇宙間所貴又
自有出乎軒冕閥閱之外者誠以富亦祗以異不其然哉推
此義也夫苟能種學勵行無忝爾所生則雖終身不沾一命亦
足為克紹前休而況子紹又方着鞭雲路期以益昌其家世者
哉予不及識宋氏之先及其他父兄子姪所知者主事君為人
守文執義垂老而彌堅其言行氣象酷與吾馬先生類而子紹

之德性可愛又如此能致隆師友以進所業又如此然則子紹子紹子宜知所紹也已矣

傅浚字汝源說

南安傅生名浚字汝源蓋取諸恆言所謂浚其源者乎此其尊甫地官員外郎時舉公所自裁者也生之冠也公屬予為閱文公冠禮行之予因用其字以命之漳郡黃伯馨吾郡田景瞻郭文博輩咸在會既而請予為發其字之義惟生之才質可愛可期人多能道之者然予之所期於生者又不止學問文章一技耳學問文章亦流也亦源也夫源在汝汝而源之斯汝源矣不然源非汝源且非其流而失之矣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晝夜

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此之為汝源朱子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亦所謂汝源也顧二夫子之言皆引而不發予也何人又安能為喋喋聊為生一舉舊聞誦之耳况生素志非止涉其流者乃父所以命名擬字之意噫當毋負矣

雜說

解友人

漢大傳卓茂初為密令上下皆嘆其不能河南郡至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治行大著尋遷京部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首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

賞遂以為大傳愚謂良賈深藏若虛發達者聲宏一茂之身始而上下皆帶其不能者此人也終而名冠天下以明天子為知己者亦此人也則吾徒亦勉其在己者而已又何必計區區者於旦夕間哉

警念

天下未有無根之木未有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置其身不善者也

自箴

昔之君子能使人之未見也有翹然願見之心其既見也有戀然願留之心至其不可留而去也則有憮然恨失之心是果何脩而得此哉大抵才既充行又高而一將之以至誠而已矣嗚呼李膺黃憲明道溫公一時人望萬載高風

床頂銘

寡慾之人德業日新氣正而神全故也多慾之子嬰疾必死神荒而內稿故也

施勉仁贈畫梅

友人古杭施勉仁所贈其詞云此花風操先生以之更願先

生大行所學如此花之實為用於鼎鼐也自愧凡品不足當勉
仁之贈然良友勉進之意其何可忘爰筆其意張之坐隅

題畫龍

天地間陽物比皆從龍其純陽至健者乎純陽至健則輕清之極
矣惟輕清之極則神盛而有以舉其形故龍伸縮變化於天淵
之間而莫之或測也然吾意其末也神亦當微神微則形重而
不能舉矣故今山谷中往往有死龍骨本草亦具載之蓋終是
數內物也近見學士才人題龍者多贊其靈而不及發其所以
靈其有畫龍一軸索予題因及此嗟上龍雖靈不靈於人心人
心之靈也可以雨八荒而澤萬世不窮也此人所以為萬物之

靈而龍猶不免囿於禽獸之類也夫

題林謹夫吳江雪舟卷

父未有不慈者知教者難知所以教者尤難子未有不欲孝者
知立身以顯親者難知所以立身顯親者尤難近者從鄭君仲
平遊仲平每為清提撕此意適觀石湖先生示子之詩與其子
謹夫之自叙而益信其然因書以識其大意

題王時用思親卷

仁人孝子白頭終養且猶終身慕而不能置時用少小失怙恃
今有妻子之奉田廬園林之樂矣而無所致其孝誠焉如之何
而不思如之何而不思嗟夫往者不可作矣思之且奈何昔人

云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
果斯又庶乎所謂事死如事生者使九原有知又何啻坐享一
日三牲之養也

題雙輓卷後

侍御張君廷用哀其二親出葬時所得諸名士夫哀輓之詩為
一帙而屬清一言于其後惟人子之於親也生則欲致其養焉
沒則欲致其思焉既久而又欲有以傳其名行於來者庶幾其
不朽焉嗟乎人子愛親之心夫豈有窮已哉清聞侍御君律已
嚴待人恕牧民有惠愛而侍憲有風采循是而進其所以思貽
父母令名者又綽綽乎有餘地矣因書此以贊之蓋其所致力

固有在於文字之外者也

為史少叅題朝貴送行手卷

清自退休家林所接縉紳士夫能以道心相照映且實能以所
學推之有政者得今少叅史公文鑑一人因記前十年會今都
憲儲公靜夫憲副王公懋學於京師二公天下士也皆嘗為清
道史之賢時清已心傾向而以宦迹西東未及有請乃今得償
所願其慰藉何如也傾蓋之餘因得覩其初出叅四川日諸朝
紳所贈詩一卷并外卷文數首又知世之名德知公者固多也
嗟夫天下惟知己為最難遇惟受人之知為最難任謝安早為
王茂弘所器許他日淝水之役宗社實賴焉富彥國為范希文

識拔於釋褐之初卒能與戮力輔成慶曆之治丈夫之不負知
已有如此清觀諸公之所以期許於公者皆不九事業也諸公
豈盡施哉計公之所以期報於諸公者又豈當居古人下哉如
清不肖平日負知己良多今則杜門待盡之人矣復何言哉責
人則明尚於斯卷有感也

題方正思萱冊葉

嗚呼慈母之恩無窮而慈母之年有限孝子之養有限而孝子
之思無窮然藉此無窮之思可以為不朽之計焉可以為不死其
親之地焉嗚呼斯其無窮之理又未可以有限之言盡也惟吾方
正悉之矣不肖清亦嘗辱方正為引其端矣又何言哉顧不肖

清亦喪母之人也中所慚愧可勝言哉惟方正尚有以教之

題松滋王世子靜庵卷

三才一太極也太極一動靜也而動又主於靜者也自天子至
於庶人未有不主靜而能善其動者也嗚呼靜之時義大矣哉
松滋世子以此名庵庵之取義大矣哉然主靜必由寡欲而入
此皆清所得於先賢緒論而衆之所以襲聞者也然卒無以易
於此也載觀諸彦所述太旨要亦不出乎此

題烏情卷

鳥之為物以色不如鵲以音不如百舌得人之喜不如鵲得人
之奇愛不如鸚鵡而其所以得重名於人間至使白樂天旌表

之以為鳥中之曾參者無他以其返哺哀慕之情有不群於凡鳥者耳予友邑博范某自喪其大父某祭公三十餘年而其哀哀追慕之心恨不能少逾以致其祿養之願者此其視慈鳥亦可謂之異類而同情也已推是心亦可不愧於為人師也已故吾廷玉先生為題烏情二字而鄉士夫又多為詠歌之蓋欲以永其所思而充大之非許其所已能而已也

題林世祥教授及古十詠卷後

嗚呼自公鄉至于庶職其地可以恩德人者何限然卒能使人恩之德之至於生而祠之者甚鮮矣而吾世祥先生有焉又以其所為得罪於人心之天至不見容於時人者亦有之矣而吾世祥先生乃致有及古十詠之評焉且聞之者不為疑與之者不為過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嗚呼先生縱復終老寒檀亦不為不達夫豈是言之世固有都高爵厚祿而反為窮者顧人未之察耶

跋月湖集

月湖先生詩文純正而精切其於雅道譬如齊人之必為齊語君子雖醉寐訛言不作市井聲氣也尤善鑑別物情含弘委曲以規人於正蓋誠之不可掩如此此豈可以尋常文章家例待哉清此行後期不論矣惟得此而時展玩之如先生日提其耳而教戒之也抑先生之所以與進清又有在於文字之外者思之惴惴若不自容耳

讀愛蓮說

菊曰隱逸所謂隱者為高也牡丹曰富貴所謂仕者為通也蓮曰君子則所謂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也後賢註此皆未有得周子命辭之意者故特發之

格言有跋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斯可矣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思過半矣惟省思慮屏嗜慾時起居調飲食使不至過甚則可矣

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又自愈病後服藥不若預防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此清舊堂尊南京大司馬華亭張先生惠扇所題右格言以藥清之病者也嗚呼先生盛德君子也其愛人之無已有如此清於是寶箴其扇而別錄出此詞置之室中常所坐卧之處而不敢以揭於外人耳目所及之地者誠懼懲艾不力不能副先生之教而飾文具為益重不肖之罪也

老氏一端也佛氏一端也如月孤子所從又一端也且抑儒為四而會通之是又一端也夫道一而已矣義黃堯舜所樹正派所謂繼天者也天亦一而已矣試近取譬之萬古此天地萬古此生靈使天下生靈盡衣服盡禮樂父子則真父子夫婦則正夫婦如今日諸倫理之類者萬古不能易也如使天下生靈盡削髮而禿顛盡稿形而灰心盡滅夫婦盡厲父子盡裸體而親土以葬可能一日安乎雖百秦皇吾知其不能遏天下之不心非矣其有自外而安之者所謂末如之何耳夫理義人心所同然至於人心之所不安者天之所不與也而猶以為吾將以事天何哉然則亦安在其為與儒會也若要其立體之清虛處則容有與儒類者此非月孤子亦識不到此但曰貫體用合內外則不敢知耳月孤子最名好道持此論清評訂者再閱年矣未有以復之而其請益勤令人起敬心焉屬有行草草大畧月孤子試更思之以為如何尚有以見復可也

題一路到白頭畫有張芳洲先生跋

右跋出吳興張寧蓋芳洲先生也所謂僉憲宋公則不知誰何此為杭士翁謙所得以惠予嗟夫何哉世所謂一路到白頭者昔衛武公年至九十猶懷抑戒不愧屋漏顏魯公自入仕忠義震天下屢斥屢廢卒以八十之年為國死難如此輩人真可謂之一路到白頭者也若夫為漢帝師患夫詭言誤其國以保其

身之寵祿將相累朝名義不顧自號長樂老而世亦榮之者止
可謂之富貴到白頭耳遽謂之一生暗昧到白頭亦可其於千
載尤不明因私識之且以諭吾後人

探符之妄

更始時赤眉樊崇等擁衆百萬病無稱號恐不能久乃求漢家
子孫在軍中者得三人曰茂曰盆子一曰孝為三札置笥中令
以年次探符盆子最後得之衆遂稱臣環拜立以為帝盆子時
年十五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其兄也謂曰善藏符盆
子即齧拆棄之猶朝夕拜其故牧主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
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愚謂崇等欲建大功而議所立不先盡人謀別賢否而一聽
諸神謂探符為至公如此者萬無不敗之理今人用探札定
嫌疑者尚多此其監矣噫光武按赤伏符以王梁為大司空
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亦曰殆哉

草書

愚謂草書正起於真書之欲急而已故法欲近真而可認辨近
世工草者多恣筆勢以為奇或襲前人之繆而不知反詭恠百
出至今日弊極矣愚雖有意反正而筆力不及也柰何

隱帖

士必有卷舒風雲之志包括宇宙之學默會神聖之識然後造

化為徒百事可做處俗而不累於俗脫俗而不絕俗矣

答友人

近時東垣十書出識者以為醫家之王道有志當世者宜識此意
題三教一圖

三人者一曰孔子一曰老子一曰釋迦其邂逅徜徉事之有無
無庸論矣然觀其畫意亦似有二三其趨而不盡同者豈畫之
有意乎開元僧某持此圖請題為舉吾書中所有者應之云孔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孟子曰自生民以
來未有孔子也

示兒

同里某人有五男其四皆於夏月急症死術者多言其宅地不
善勸徙之後有識者曰此地法不敗何以有四子之厄也蓋君
屋太矮而門前有池清澈又有喬木十數章當暑月君之子必
常浴於池而風于樹之下故其死先後同症也其父哭曰是已
是已乃填其池以杜其害云噫快心事過必為殃豈惟池樹之
能殺人哉孝子以類推之可也因筆之以示兒曹

答不算命

論命我也信一半我命也自知一半更有一半不可知在人為
人事舛兮天機微人力至兮天意回我非強不信命兮信所當
信疑所當疑

題白巖卷後

自有天地即有太行自有太行即有白巖白巖之名晦於始而顯於今者以吾希大也然則能使白巖之名終古常新而不泯者又不在希大邪吾嘗思之天地一烘爐萬形俱有弊惟山岳巖岫之屬能閱世長存而不老實天地間之最壽者也然山岳能自壽而不能自顯五岳諸鎮山之外大槩皆以人顯如傳巖以說顯首陽以夷齊顯之類若人雖不能得數外之壽而能有以自顯苟有以自顯則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壽亦無涯矣故得志如說輩不得志如夷齊輩至今歷數千百年聲實未嘗一日絕於人之口耳其生氣常赫然浩然於天地之間雖謂之真不死可也使神仙度世之說果不妄吾知其不能以彼易此矣希大今日西北之第一流人物也其學其識其行業其風度斷未可以一時功名之士待之也吾謂希大今日之借名白巖猶以為人而附於山也他日希大事成則白巖又將永有附於希大矣此理在吾輩皆所當深味而及時以自策勵焉者也王應韶之贊希大云學以古為的仕以道為事雖不求名而名隨之噫盡之矣清也不類無能為役聊引此意而期相與默識之不敢向多人嗷嗷也

民情四條答當路

一福建多山路山路多險隘如今浦城縣仙霞等嶺及福清縣

常思嶺上官常所經行猶或託為險峻抑不知此猶通衢大路也其險甚處上有懸崖峭壁百十仞下則有不測之坑谷泉瀉其中聲如震雷而僅以盈尺之板或半腐木枝架其上以度甚可危也又或林木蒙翳披一罅而入數十百步不見天日與探虎穴無異其出也木葉草刺粘帶滿襟裳當時平無事行者無謹呼追迫之聲猶若未甚害不幸如去年漳賊溫文進倡亂不三四日抵安溪縣縣民匆卒委棄貨產奔入泉城欲從陸行則恐賊伺其隘萬無一生姑投溪舟而人衆利先溪舟小不足多任載胥及溺皆無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橋梁道路亦王政一事諸葛公倉皇立國於蜀日不暇給猶以此為務今職方內地

皇風清穆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猶視為度外設使溫文進輩稍有點鼠之智不離穴以即平地則官軍雖數十萬其如不得方執不得成列之徑路何恐亦未能勦絕如此之易也况雖幸無虞而行旅之出於其路者犯涉艱危亦有官君子所當留心者竊意可於歲事稍豐之日令有司督諭當也大姓或照里甲圖分相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必大動工力大抵皆有成蹊如傍崖之徑元用小度則去其腐且小者易以堅且闊者或架方橋于其上又善天柱石則取之左右無窮也若林木叢翳處則刊之焚之使獸蹄稍遠行人不至卒與虎狼遇也今之大姓家有餘資而濫費於淫祀何限此等在在有之若令舍彼為

此督諭有方蓋未必不愔然樂趨也未必比自勞獲筆也如民力不足雖佐以官錢亦可也其於有事之日兵民尤為大助

一福建僻在海隅去京師近萬里民間所貢方物如白糖樟腦荔枝龍眼之類是其本土所有近京去處所無者有司科民當地買辦貢上天府自是不易之制也亦有如牛皮雜皮生鐵肥猪鷩之類若悉辦本色則路費靡矣是以有司例科銀兩僉付解戶入京買辦遠方之民乍一到京四無知識莫知所從於是京中有一種名攬戶者就而與交其主家鋪家亦皆通情有素欺其單弱多方誘誤將銀權買貨物稽期圖利者有之貨物失意或酒色蕩盡却轉誘他人那補此負重復誑誤者有之甚矣

有誑逃無所追究者解戶之害或破家或亡身更貽累親屬仍及有司耳目所及可以指數願為申請諸

朝改立定規自今但近京所有色物只令所在有司科解銀兩交納內府此等物民既可以就京買辦官有見銀亦不難為措置矣庶幾奸民無所滋其惡良民不至受其害有司亦易以了公事且省無名之費增備有用之需以此法斟酌通行之天下或者其可

一福建屬郡人民自永樂宣德以後多有田已盡丁已絕而其糧猶在者名為無徵洒派小民夫何故時事推移田產潛入於豪右上下欺蔽有司莫為之分明歲復一歲遂不可柰何又有

一種恒產奸民元田不失一段顧乘造冊之勢買囑里書飛入絕戶妄指無徵又在灑派富家則厚享無名之利貧民則虛受不根之害此何理哉又有自傾墜其先業者妄減元田糧數真以糧輕易售逮其漸次賣盡寸土無存而虛糧在戶多者不下數十石此其人固不足恤為其子孫者亦云艱哉至於生存無計擊家逃亡里書又作實無徵造報矣如此等弊蒂固根連若不大為芟正民俗實無由清惠意丈量田畝之法終在所宜行也但得人為難耳抑聞此弊今日在在有之天下豈有終不可清之敝事哉

一天下僧田之多福建為最舉福建又以泉州為最多者

畝少者不下數百以無君無父之人蕪飽食煖衣之奉何所不至而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無卓錫之產者何限各處無徵田糧灑派貧民者又何限其僧田為豪右巧計僭擬者又何限經云君子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若以今富僧與貧民較之可謂不均之甚矣且古有限民名田之議况於僧道今日當道君子盍請諸朝量減寺院多餘田畝分給貧民為業亦古者授民以田之意或以補贖無徵糧田亦所謂截長補短之意此其所大利者民也官也其謂不利者特僧道耳而終莫決意舉行不知其所顧惜者何居其餘已嘗面論者茲不及

記

竊惟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一道耳道一則其說不容有二
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
生之學則出自慈湖楊先生敬仲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
毫分縷析較便宜若个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事十分明
白十分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尊德性工夫居多者也故其
論詩曰詩成正自不因題看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柰
未須搜擾苦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則曰不為
世態酣濡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雲暮雲始筆下有自
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嗚呼亦一世之人豪哉蓋其

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日是以其言論槩以六經為吾心註脚
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而其興之所適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
若無一足嬰其懷者此可以見陸學之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
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開物成務之實終必有踈處苟其踈
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此朱子之於陸氏
所以每欲周旋以補其欠而不得苟同焉者也噫千聖相傳家
法類皆自傳之約而一敬以成其始終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
者而稍墜於徑約既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
容可過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
夫子所以欲歸而裁之也載觀集中亦屢屢以夫子欲無言之

類為說先生固亦知夫子斯言為子貢多言設矣然愚以為又安知其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後學將有得之日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真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考之先生所自叙亦未始不自博中得之也夫道也者萬世無弊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鶩焉而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為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故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遠如天遠之至也近如地近之至也能遠者不能近能近者不能遠能遠而又能近能近而又能遠此所以為中也此所以為極也此吾道正統所以卒獨歸之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為偏安之業也細推其故陸氏母亦有激於朱氏門下一二之支離文義而不知及躬以踐其實者第激於此墜於彼而或者為之危其流之亂真耳嗚呼天地有常經萬世有定論一蜀阜存藁而其闕涉得失有如此者竊懼高明之士或又激於文義之弊耽其味而殉之并其所長而失之也故不得不一私記之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記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云者吳公之巡按吾福建其利民之事固多也利民之事多而此獨記其一事者吾漁民也自記其所利

於吾漁民者之一事耳他非所能悉也蓋自弘治五年以前漁民課米每石本色五斗揆本府所屬入倉所費用銀五錢折色五斗則徵銀三錢五分類解本布政司入庫歲有定額也然江海之利無常而人事之變不一間有死絕者有逃者有孤寡而貧難者有業去而產存者而故額之徵於官者固不容有毫釐之殺也不免以敷派同甲之人分償之而漁民之贍足者正無幾既竭其脂膏以輸已之課矣乃復令代償他人之課甚者稱貸於人至盡貨所有或棄妻鬻子以求免於筮楚囚禁之害亦可哀矣哉吳公深悉其病也乃因省災陳言以請於

上乞更其制凡漁民課米每石通徵折色銀三錢五分解庫更不復徵本色又乞今通省十年一次攢造漁課冊如庶民黃冊例其死絕逃移等無徵者得以開除新造船網之未及報與夫舊有漏報者皆得以公道舉收而補之通融消息務使上不虧國課而下不虧民力焉

上以其言下戶部戶部行布按二司覈得其實遂請旨悉依行之於今永為定制矣計吾灣中請申所免陪贖之數已若干則舉吾同安一縣若干灣中所免者能幾何舉吾泉一府七縣所免又當幾何以至福建一省八府一州五十三縣所免又何知其幾何矣吾漁民之受惠可勝計哉此寔吳公利民一事也吳公真真能仰體吾

聖皇仁恤小民之意哉吾屬年來自輸已課外所以能無他徵
擾而得於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安居而樂業者皆我吳公達下
情宣上德之賜也夫食人之賜而忘之此與草木之有生而無
知禽獸之有知而無義者等也非民之秉彝也故共立此石刻
以傳之後人使世世無忘吳公之賜云吳公名一貫字道夫廣
東潮州海陽縣人

具慶堂記

今雲南憲副雲室林先生成化初以進士家居八閩士慕先生
德學執經藝而就正于門墻下者甚衆清與焉先生同氣七人次
為廷美先生又次為廷重廷圭廷玉廷瓚廷溫先生時廷瓚廷
溫已不祿廷圭領鄉薦亦蚤世清僅得其聲聞所及親侍者惟
廷美以下三先生無何廷美亦下世今所存惟廷重廷玉而廷
玉繼登進士為御史近奉

勅督學政于南畿將行語清云吾兄弟今止三人吾與伯兄俱
繫官于外其在故里守先祀支撐門戶使吾二人無內顧憂者
獨廷重家兄一人耳諸子文煥輩嘗別構一堂于故居之左以
便侍養扁曰具慶吾適奉使過家見諸婦曰侍吾兄吾嫂於是
堂而樂之斯文故相知者又皆以詩賀之吾尚欲得子一言以
記之吾兄初度之晨在邇吾將順南便附歸子弟之情庶皆于
此乎有寓也清承命不敢辭清憶在門下日方總角見四先生

皆盛年玉色和氣藹然雖已不得為兄弟無故猶為樂兄弟之
有人也歲月如流存沒復間有異清已四十無聞而雲室先生
音問時至已不覺有林泉之思今廷重先生行年亦已五十有
六子婦群然能孝能敬孫行亦皆森然輩立少者壯壯者老老
又見壯與少者之衮衮迫人後在師友間感舊昔時之情每有
怛然於中而不能自己者而况於文煥輩人子愛日之心乎此
具慶堂之所以有作也此廷玉先生之所拳拳然省為文煥輩
助慶之心也清因是竊念之天地爐炭古今旦暮人子心非木
石誰無椿萱不老之願而默計理數終不能免一朝不諱之憂
則所謂愛日者其味良苦盖有未深經咀嚼者而所謂具慶者
慮不可長矣然則人子壽親之計又將何出而始為長筭哉自古
賢哲以勲業名世者至今其親得與之俱不死間有隱德不祿
仕先正亦謂其能以善為養俱馨聞百世同歸于仁孝之道清
盖嘗中夜興思及此而不肖負教力莫能與也如之何哉吾先生
一門德星攸聚文煥輩於此義聞之當熟矣惟溫舊聞長新知
篤踐履出則勵青雲之操以繩前休處者亦務循理安分以無
改夫德門之習使吾先生家學永永有光在文煥諸君勉之耳
而壽親之術宜無有遠且大於此者此其餘慶無涯又豈特今
日具慶之樂而已哉是或可以充吾文煥愛日之心而進之也
敬以復于廷玉先生而敬請教焉

逸樂會記

誌書載吾泉風俗淳淳人樂為善自昔謂之佛國夫以佛國號吾泉其指固有未盡然者然即是亦可占吾泉之風俗果趨於善矣宋時人物最盛其出而樹勲業播聲實於當世者固已班班可考其在林泉意亦當有高人逸士志節風流之可以表世而範俗者而未之有紀也入我

朝百餘年來治教休明人物復熾然以盛矣然前此之仕而歸休與夫不仕而既老者率亦多匆匆竟日擾擾卒歲而已鮮有能自取樂於分者間有之而尤未能倡為是會以同於眾也孟子告齊宣云獨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

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此今日逸樂之所以有會也其曰逸樂者以逸而樂耳蓋視九老耆英之遺意而不敢盡同也在會九十七人以齒序則家君為之長爵尊而東蒞者通政使致仕張公也次則封主事黃公暨循齋黃先生怡齋賀先生三陳先生史吳包翁留顧董林揚列位先生皆鄉之望也文行表表出等夷而悉萃為一會於戲亦盛矣哉其亦吾泉之一勝事哉會之言曰九我在會之人幸際昇平之世得入桑榆之鄉或賦歸來辭或玩盤谷序慨浮生之能幾宜逸樂之及時登高眺遠賞花玩月酌酒賦詩今日分內事也又曰朋友者五倫之一道義行之根九我在會之人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疑事則相

管其有憂患亦相與為力也豈徒逸樂云乎哉又曰會之位惟尚盛會之儀不尚豐月必再會不踈不數也或於所居或於所遊之地惟其所宜也蓋始於弘治辛亥四月望至于今十有一年矣而未嘗有一會之曠惟值水旱或凶歉則暫輟此又與眾庶同其憂而不膠於逸樂也邇者家君以諭諸公曰古人謂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又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又曰明年此會知誰健此言蓋雖未能釋然於始終之際而實造物消息之感於人情者也則吾人之會又安得長如今日之整然乎日月不居世事陵谷行且入陳迹陳并姓名亦或不復有記憶而子孫或不相知其為昔日之通家者矣然則其終付之莫可如何

耶夫人可陳迹可陳而此情終無有已時也况吾人之會所以叙天倫之樂事而亦有三益之遺規存焉不可無以傳之後生輩也乃合衆議請張公記之將各錄一通置之座隅以遺之後人而張公辭曰此正後生輩所官用心者適清以侍養歸在京師張公乃屬家君命清為之家君遂授清以其事意如此噫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王右軍之言蓋千古如一日也清小子其何知家君與諸公之意求夫弗諉併列諸公名于于左張公名苗字世英黃公名齊字欽齊黃先生名績字永遠賀先生名騰字仕高陳先生一位名政字懋德一位名襲字孔胤一位名淮字茂濟史先生名騰字茂仁吳先生名珪字顯德包先生

名哲字舜華翁先生名裕字淮欽留先生名昆字茂明顧先生
名美字孟頫董先生名鳳儀字秉儀林先生名澤字仁悅楊先
生名溥字細行家君名觀慧字允元亦封主事云

掬清軒記

清姑夫掬清居士世居南安英溪之上篤尚詩禮而備嘗
世味嘗以為盡人間所有皆不如吾溪中一味之清之耐於咀
嚼也故其軒居名掬清而人亦遂以掬清居士目之公遊京師
留數月將南旋語清云京塵亦覺厭人吾且歸而掬清夫子昔
者許吾為軒之記今盍以贈吾行清早有溪山之癖雖家居闒
闒而心每馳於泉石間向以計借道建溪溪之傍多磊砢巨石

時季秋日既夕乃令舟者停棹登石一趺坐仰觀天宇空闊無
際光映溪流溪流泱泱其源遠其派長而其清徹底獨默焉有
思巢由洗耳之高既非所敢慕曾點浴沂之樂又非所敢同目
送逝者之如斯心懷不戢之有負徘徊眷戀不能舍去而益起
敬心焉濯足不可也濯纓不暇也聊取數掬而行亦自覺清入
肌骨矣自入仕來世故紛紛傷歲月之如流所立之未就回念
向日掬清時光景又有非今日可得者則於公之索記其將何
以為詞然嘗聞之心迹異境清濁殊味世有混迹世俗之中而
其心超越乎塵埃之表者亦有著迹幽關之境而心未免役於
聲利之場首顧其逸味之所在何如未可泥其迹而論也惟公

詩禮在躬故雖久居京塵何損於清沉四海英賢之所萃聲名
文物之所都皆乾坤清氣之所寓也旬月之內其得於見聞者
宜多豈無足增吾胸中之浩浩者乎於是而歸就掬清焉菽粟
飲水盡親之歡則和靖母之所謂以善為養者其清也何如詩
禮一泯貽孫翼子則龐德公之所謂遺子以安常長孺之所謂
教子一經者其清又何如推之其他但不失吾道揆之正則雖
日與紛紛者相應酬其清不涸也異時子孫中有英俊者出舉
是一掬之澤尚可以霖雨蒼生汎掃海宇又將不嫌其隱顯之
異致而體用之一源亦庶幾可驗矣是為記

獨善山房記

予少有山水之癖雖家居闌闔而心未嘗不日往來于泉石間
嘗一棲雲谷矣未幾以累境歸念之輒悵然每登高以望雲谷隱
隱在東山之隈舊日之松竹香鷲猶依有迎人意北顧清源魏
乎高哉先民之景行猶在目睫也南瞻紫帽金粟飛仙之事不
知有無西望九日山庶幾猶有秦隱君子乎恨不得載琴書而
從之遊既而靜言思之是亦隘也已丈夫生世蓋自有許多分
內事在所當經營者柰何直踽踽然山間水涯自諉為宇宙一
閑人而已哉彼海濱之老商山之翁大抵皆非其夙心之所期
者此何時也而可引以自况耶用是不自揆其愚不肖猶時與
一二士友竊論當世事適友人武榮歐陽時察來致其尊甫元

之君之命屬予為作獨善山房記噫嘻予方讀岳陽樓記而有
味也君乃索予盤谷序何哉世有登山而採玉者亦有入海而
採珠者予以是又私喜向日之好又有與予同者則亦未為全
非也且古之君子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其身二者固不同
矣然兼善善也獨善亦善也君子亦善而已何必同洪君汝言
武榮之望也予往見其所為壽君一序備述君隱居豐山之下
孝友而善教又能推其餘以賑人之乏者大為士論所歸則君
之善固已章章在人耳目而於獨善之義果不負矣予復何言
故於此獨詳予區區東臆之見始與君同而終則有不盡同者
非惟以廣君之意亦因以為時察告而相與勉之也王晉公不
云乎吾雖不做吾子二郎必做以予觀君之種德如此而時
又穎敏出群而忠信仁厚能不矢其世守然則歐陽氏豈終獨
善者哉是為記至若山房之形勝規模則時察當自能記之矣
予之記姑借以寄其意也

輞川橋記

輞川海之一支也在惠安縣治東三十里岸川而居者數百家
皆業海之利以其利之所在也遠近足跡於是輻輳焉且為某
所某社之要衝而岸行有一水之隔舊因循以舟渡值風暴水
漲或人衆爭先則常有覆溺之虞成化癸卯秋某月縣尹張侯
適以公事至其地見爭渡者而病之因相其隘處東有盤石其

西積土如阜不受水鬻勢可橋也乃呂耆老何迪易等諭之咸曰民有此願久矣事苟有主當悉力以趨命侯歸即呼匠計工約其費銀千兩自捐俸以為之倡而令其里之人驗丁出銀四百兩又為疏引俾僧福旺耆老陳思遜蔡廷敬等八人分募錢穀以佐之始工於是年之冬十二月某日間因歲歉中輟未就逮歲頗稔復令柯宏珎耆往督其成遂以丁未之春三月某日落焉由基及梁皆石為之長三十有二丈廣丈有四尺為間十有五各衛以欄垣夷端直堅固完好凡跡斯地者去舟之危即橋之安皆知為侯德所濟美迪易等乃相率來泉城請予為之記其實焉嗟夫自有此水未有此橋也利曠於昔而興於今曠

於昔者不知其幾千百年而興於今者從容為之不過三二年而已利之興於今者纔三二年而其垂於後則又不知其當幾何年矣甚矣侯之知所以勞其民也知所以逸其民也昔人有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為之人之陶冶車舟天地亦不能為之於此見人事之功用有可以補助化工之不及者橋梁之利視陶冶舟車尤為不動而及物一成而永賴自孟子談王道則既以是為為政者之首務矣諸葛公一時王佐於此實汲汲焉奈何世或至弊精於簿書期會之間以僅得免責為能事至視此等利民之舉槩以為非朝令所徵上司所督而置之得已之地於是民間之利病徃徃以有付之無可奈何者耳目所及

感既隨之於是侯之賢為不可掩而是記之作為不可已矣侯名桓字德威江西浮梁人由辛丑進士授今職他績業尚多蓋各自有記存茲不及

修海岸長橋記

出泉城南許折而東行二十里曰陳江由陳江復東歷玉瀾波至于龜湖蓋又十五六里此海濱地也海濱之地鹹流浸潤不可田昔人因築大堤以止其流而內畜澗水以溉田殆千餘頃傍隄之邊駕石以便行者計七百七十餘間通名海岸長橋中有亭有庵以為憩息祈賽之所其工最鉅其利最博矣據故老道文所傳橋成於宋乾道間主其事者曰陳君亢今亦未詳何

許人也是後脩治之功莫考入

本朝成化間橋有圯者弘治乙卯蓮江林孔彰翁後吳懷荆桐城吳則敬王田詹勤立承天寺僧智鏡各捨銀兩合而修之督工者吳茂實蔡成端也於是圯者以完至弘治乙丑值洪水衝決之圯視前為甚而前人之樂善事者多已淪謝又不克修行者病焉時惟懷荆在顧無與共功者而孔彰之子時學力獨裕懷荆勸時學繼元志戮力以底功復各捨銀一十兩以為衆倡於是則敬及余某王某吳某張某姚某靈源室僧體照或助以力或督以工而余某所助獨厚與懷荆時學等於是橋復完而功視昔為固矣時正德丁卯也諸里人無長少咸壯其功不可

無紀載以示來者遂相率詣予請記惟古人有言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此一事也使有乾道之創而無弘治之修則先功將自成化末年而隳矣有弘治之修而無正德之續則前功又將自今日而隳矣今日之修者歲久不能無圯設當其時而莫之修則併今日之功舉隳矣且修之貴乎及其時或小圯不修馴至於圯之甚然後圖之則為害已多而亦難乎其為功矣此皆所謂莫為之後者也此皆後人之所當念也然則是記之作豈但以既往之績亦將以為來者之規也

介庵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家食時嘗命其所居為介庵以見所志及其第進士廳官內外所在為麟為鳳為長城為砥柱者四十年其於介之一字蓋未始頃步而不與之相周旋也既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家居矣天下之望終不舍也今

天子連詔起之復居今位則仍用是以命其燕居之所適清觀政吏部也命之記清庸士也其何足以窺公盛德之所至而發越所以命庵之意哉顧方今人物在清素所思慕而喜談者獨於公為甚則於公之是屬也其敢虛辱乎哉清竊嘗思之矣自古之有大建立於天下國家者其人物類皆雄渾闊達吞吐不凡往往身不離乎齋軒几席間而心常行於四方萬里之遠其意度若是乎其遠且大也夫常志乎遠大則宜於其近者容有

踈畧而不能拘拘胥胥者矣此固中人以上者所或不免而今也併考其細行所在乃又皆辨別明白把握堅固其介截然有不可混者是獨何也論者咸謂其出於資稟之高加以學力之精到自有非可以庸衆人之情而測量之者是固然矣然以理言之志於萬里者必不肯畧於跬步亘古未有耽利肥己苟且摸稜之人而能為天下國家計者蓋有之矣必不為君子所滿而其所建立必亦有所不完也往迹班班皆不待稱引而可知已由此言之則其致謹於細微者乃正所以為遠大之器也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蓋非獨其窮之所養可以占其達之所施如其達之日一變塞焉則為達而離道矣又將何以

立事功而慰人望哉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者非薄乎三公也以介一移焉雖三公亦無用之虛器也愚意介之一字公所以願終身守之而不間於窮達老壯者此也雖然介之為字從人從行行形兩岐意蓋以象人事之判然兩端而不容以相混焉者也此意所該自廣惜六書之法今不盡傳無以證愚言耳蓋天下無無對之物凡物理所仗皆有两岐如是非善惡得失吉凶之類雖一動息一語默之微皆有之其大則如人才之一消一長紀綱之一弛一張家國天下之一理一亂一安一危兩者蓋常對立焉於是兩者之間誠皆知所決擇取舍而不使或昧之毫釐以致千里之謬焉則介之在我者無不得而天下

之能事畢矣所以光明吾君阜成吾民而鞏固吾皇圖者又豈假
求之一介之外也哉是為記若夫是庵之建置規模之類非大
義所關亦非公意所重也皆不書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吾泉府學在于城崇陽門外之東南舊誌云創自五季以前今
亦莫詳其的為何時何人所創矣歷宋而元洎入我

朝修建不一各有紀載惟正統間按察司僉事姑蘇陳公祚實
拓其舊規而改建之勢始宏敞歷時既久加以頃歲霖潦土木
間有壞者而舊貫尚亦有在所恢拓者有在所更張者况文風
日長多士如林而所以居之之地又有在所區處者會僉事金

陵任公彥常奉

命督八閩教事至則率勸郡邑以興隆斯文為已任干時知府
臨川陳侯勉克承公意盡心力聚工資貽脩大成殿及東西廡
若干間併新賢像之剝落者若干位遂修祭器庫二所復修明
倫堂射圃及觀德亭仍建會講堂明倫堂後之穿堂及護學神
祠而祠傍二室為樂器庫又建號房三十間以為諸生講肄之
所功未及竟而以憂制去於是通判泰和蕭侯貴路嗣起而任
之以舊櫺星門之迫於戟門也推而出之十數步之外以舊神
庫神厨宰牲房之敝且障于集英門也舉而新之于戟門西南
而舊趾則衍而平之以廓其南面之勢且以貨入民地以足其

東南隅而護以長垣百餘丈砌石道四十餘丈仍建號房十二
間脩其舊者十間以究陳侯之志前後工皆用檢校陳華董之
工始於成化壬寅冬十月至乙巳秋八月成焉但見巖巖乎殿
廡門堂之崇且邃也翼翼乎齋居庫厨之各正乎其位而壯以
麗也秩秩乎堦所垣墉之明淨瀟爽而各有條理也蓋舉八閩
學宮未有若是之勝者矣非惟吾道表則之地籍是益煌煌乎
其有輝而矜佩之泮渙於此者對境游神蓋亦有豁然領會於
心目之表者適任公按試至謁廟之旦躬環視之深嘉二侯之
能供其職而廣其意也遂命教授馬文等伐石謁文以記之文
等以屬之清清不敏固謝弗獲嗟夫吾聖人之道之大至於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澤潤乎萬萬世而不竭凡士大夫稍得以自
光明於民庶之上者自頂至踵亦何者而非衣被吾聖人之賜
矧學校又為政者首務蓋國家之所以扶植宇宙者一皆取辦
於此而或者顧乃視為度外焉其所見一何其蔽於近也耶二
侯之績於是乎不可泯矣然此蓋二侯崇本自效之誠意承流
宣化之盛心非必以是期不泯於後日也而任公之命為此者
殆亦以為時之不能為二侯者設且以風後人云耳是為記若
夫發揮吾道淵源而風勵諸士以正學用世之意則前哲之
遺於後學者亦既詳矣此在吾學者自正其志以求之清小人
無庸縷縷也

永春縣學重修文廟記

通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聖人而集大成於夫子夫子之功不見於治而見於教教行而治舉矣是故六經未作之前一世得一聖人而僅足六經既作之後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此後世之教者所以一宗乎夫子而天下學校所以通祀乎夫子而無間也吾泉永春邑于萬山間其俗朴可愛秀民可教者多考誌宋世登進士第及特奏名者七十餘人不可謂其地不生材矣中間如留公正莊公夏黃公偉輩其所樹立又不止一邑之望也而二百年來寥哉闊焉豈其氣運之往而未復歟抑亦司教者與學者之未盡其道也學宮故在縣治西五里之官田市其興修因改始末前誌備矣歷年既久批敗殊甚間或時有所修治者又僅知急於師生之所居止至於大聖人及群賢所棲神之地吾人所日夜瞻依以萃其敬心者顧乃視以為後焉嗚呼是獨可後也乎弘治某年武進周侯魯以名進士來為宰顧廟貌敝甚慨然曰夫子者吾人所天也其不嚴如何以聳風教耶亟捐俸以倡其士民為更新之計士民戴侯之仁而樂趨之選延耆老顏朝督其工遂改建大成殿五間高深各四十尺而廣倍之建兩廡各五間視殿制高減十尺深減十五尺而廣減其四十有一尺戟門高廣與兩廡並櫺星門高二十尺而廣與戟門並殿中從俗塑夫子像四配十哲次千傍各以其封

爵之服兩廡諸賢止置木主自夫子以下主比日侯盥潔親書夏
殿下階庭甃以石中為正道櫺星門外闢舊小道而廣之門之
內東建景賢堂三間以祀鄉先生及各宦西建省牲所及庖厨
亦三間自殿及堂咸彰五采焉又改制神案及香爐各十有五
濞簞簠簋牲匣帛箱之類各加數爵以銅鑄凡百三十有八衆
手借作始於甲寅歲之五月至乙卯歲臘月而成侯乃盛禮樂
以落之永春文廟之規模於是乎一新器數於是乎大備觀聽
於是乎改嚴聖道於是乎增輝士心於是乎益振起而周侯之
所以崇聖道作人士之志亦於是乎其少伸矣教諭吳君其等
以書囑清為之記且述侯之言曰此吾職分內一事耳然吾之
所以得就是者寔督學憲副常公分守少參熊公郡太守李公
主張維持力也不然職所當為心所欲為而以掣肘不得為者
天下何限也噫當為欲為而不得為者諉之人可笑若夫學者
之事則有欲為而必得為且上之人常懸賞以勸其為者而顧
或不為焉亦何以學聖人為哉此蓋周侯所以拳拳廟學之本
指歸趨所在也併以誌吾鄉諸俊彥云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四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五

哀辭

聞國哀三首

痛我

弘治皇帝兮夫何其喪世痛生民之薄福兮使我呼天而籲地

我

皇其繼明兮天聰無蔽夫何為哉曰惟

先帝之制

痛我

弘治皇帝兮我天我地孤臣今日天涯一哭兮萬死無計嗚呼

孤臣不才兮空與我

皇帝同世

嗚呼我

弘治皇帝兮漢文之後有幾仁明武三德日新兮天其或庶幾
成康之治嗚呼一藥不起兮天傾地圯誰能窮此兮臣甘心為
之萬死

哀詹昂

辛丑之秋予自京師歸以疾留嚴陵嚴陵之士有就予館問
所疑者詹生昂與馬生頴悟不甚出人而重厚信義視他人
或過之別來三數年常往來予懷也茲過嚴陵問之則死矣

嗚呼我愛詹生厚我念詹生深生無出群才生有不俗心方分
重文學俊才動成林豈乏鏗鏘韻所希古淡音詹生永已矣吾
獨撫吾琴

哀林生允暉辭有序

允暉為人懇篤而周慎其居家最得父兄心與人交初不甚
歡久而有味其問學亦駸駸有近裏着己意其質雖若稍不
逮其所志則固不隨人後也其言若不能出諸口其中則自
有條理至義所當為者卒亦未易以利害回也予嘗辱其以
一日之長見推愛其為人以為假以歲月涵養有成當必有
見於世者今年春遭其父及祖母喪其居去城餘五十里不

得數相見六月二十二日始以喪事至城過予艾庵不半日
辭去期以閱月復相見至二十九日則已為古人矣噫人生
之不可期如此哉天乎如兄曄者胡不遂其成而奪之亟也
其配蔡於其將殯也哭謂其諸兄云渠生平於喪事最重棺
斂今日亦宜以此待之已而獨撫其小弱女而泣語言間微
有屬家人意家人方匆匆莫覺也兄曄蓋棺蔡即入室自縊
嗚呼其死之之早予且未暇論然予年三十矣人間此事始
一見之吾兄曄之得此豈偶然哉此非惟可以風女兒曹凡
予輩於兄曄亦當有感耳予久厭紙筆於此不能以無辭
嗚呼兄曄兮！意予之必將為天地間磊磊落落之丈夫何五

日之不見兮邊幽明之殊途已乎兄曄兮命矣夫已乎兄曄兮
其猶可以自慰夫雖百未一就兮刑于之化已乎嗚呼感此女
兒兮乃知馮道范質輩皆弱婦人也此真丈夫此真丈夫

哀洪良偉

汝以去年十月別我南歸吾訝其久無書也今年正月以疾報
四月竟以死聞嗚呼復安得性資朴厚志學懇篤如吾良偉者
哉病與冗相仍久不得申一哀負吾良偉矣茲將有遠行南望
揮涕寄此一瓣香也良偉汝有知其鑒之

題三鳳林氏太安人輓詩冊葉後

周有八士兮宣父所竒闡中三鳳兮近古其稀吁嗟三鳳兮此

母產之今其逝矣凡百君子夫烏得不為之哀悼而寄聲詩

題人求父母輓詩卷後

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則父沒觀其行事死如事生孝之至者也若夫墓表輓詩之類莫以善其親於身後者抑其次矣

祭文

白鹿洞書院告夫子文

維正德丙寅八月二十四日巡視學校江西按察司副使蔡清茲詣白鹿洞書院敬謁先聖孔夫子之靈而不能已於言曰未有夫子之前則有太極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群聖賢也既有

夫子之後則有夫子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群聖賢也夫子之道塞乎兩間茲山有廟亦固宜然惟夫子之靈兮遠而求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近而求之隨求而在即其所在聖靈惟真嗚呼圓顛方趾夫孰非人夫孰非知有吾夫子之人尚饗

白鹿洞書院告周朱二先生文

有天地萬物矣可無群聖人乎有群聖人矣可無吾孔子乎自孔子沒千有餘年之後又可無吾周子乎吾周子程子之後又可無吾朱子乎嗚呼有周以降元數潛移時生聖哲間必有騷故我二夫子輩皆不得一伸其志乃洩其蘊以貽來世以衍孔子之澤以壽生民之紀非必造化之有心其亦所遭之定

理嗚呼不肖清乃今吾知二夫子在天之靈兮蓋有以洞息道
之始終而信渾沌之不死尚饗

謁白鹿主李先生告文

茲洞之勝惟公所基基則厚矣風節是儀前王褒錫曰惟好德
聿來真儒有事人極大發山靈光輝無射譬彼瓜瓞末大而昌
根祗所在其何可忘有祠翼翼來今永式群彥從之悉飲公澤
尚饗 有從祀諸賢

告祠堂文

維成化某年月日孝玄孫蔡觀慧謹以牲醴庶品告祭于高祖
考某稱號曾祖考某稱號祖考某稱號妣考某稱號之神曰惟我列世考

鎖鑰任匪其人塵起沙漠公一指揮境內貼然如虎在山如龍
在淵事定功成功成名遂明哲保身急流勇退角巾私第優游
餘齡桑榆日霽松菊風清嗚呼自光岳氣分士罕全節方者易
員員者易缺惟公不然大而用之則大其效小而用之效亦不
少嗚呼自太極既判人品不同隱者為高仕者為通惟公不然
進希三傑退希二疏進退時耳吾何心乎嗚呼茫茫宇內如公
者幾八十八春了一夢耳

國亡元老鄉喪達尊輝失山岳哀動縉紳訃音

上聞

帝亦咨嗟曰塋曰祭恩寵有加生榮死哀何脩而得惟

帝念功惟公種德某等生後飲公德音九原不作悠悠我心有
鬱佳城慶雲之里合誠一酌高山仰止

遣祭傳文穆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江西按察司副使晉江蔡清適有事
于臨江恭懷故太宗伯傳文穆公之德教而不得至新喻謁公
家廟一展下情乃敬具牲醴蔬果屬臨江府儒學教授謝理為
致祭于公神位前曰惟公名德在天下事業在史官文章在士
林而其行義之著於家庭族里間者至今臨江之人亦翕然頌
之無間言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之有學有德有體有用有華有
實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矣豈非一世之偉人而後學之師表
也哉不肖清昔侍春官雖僅彌月而德教在懷十年如渴乃今
跡名賢之故邦慨親依之路絕宰木何如寸心徒切馳辦香以
寫吾懷兮恍台儀之形于目睫尚饗

祭立國老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門生晉江蔡清謹具香幣牲醴南向哭祭于
故恩師瓊臺丘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學博極群書如巨海之
吞吐百川含弘無際矣先生之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
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錘且取其所著書於大內用以廣益
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為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天下
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

先生之業其亦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
如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為虛生也已清閩泉几子也先
生之教國學清得厠四方之士以沾教澤於科條之下辱閱其
暗而與進策勵之頗出衆人之上此恩之重曷克副之徒守空
言於世無補漸負師門歲益云邁方以母喪在殯而聞先生之
訃曰親曰師痛割交慘不得撫柩一慟辨香遙致寸心附焉嗚
呼想瓊山之魏我與南海之浩波懷先生兮不可復見嗟門生
亦老矣向之所受云何尚饗

祭三原王先生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致仕江西按察司副使晉江蔡清聞
官保太宰介庵先生三原王公之喪謹就家為位哭奠而告以
文曰公自三十登仕至八十而致政所在為麟為鳳為長城為
砥柱者蓋五十年其均實之在天下後世者舉無庸門下生小
子之喋喋矣况小子無狀嘗辱恩教而尸素十載全無一毫樹
立於世今則杜門待盡之人矣雖有言亦奚足為公重輕哉然
由前所言則哲人之萎固可為天下勸由後所言則不肖愧負
恩教又不勝師門未訣之痛也嗚呼噫嘻尚饗

祭萬國老文代作

嗚呼昔之君子有負致君康國之術者或鬱於下僚困於疑沮
而終不得以一施又有以忠義結知於人主者衆方望其將有

大庇於斯人而天乃折而奪之又有當功名垂滿之際忽飛蠅
之點染而趙璧遂不得以完歸此有志之士所以為之失聲而
太息歛恨而深悲者也惟公亶英秀之資際熙洽之時一舉而
近

天子之清光予以備顧問職論思自是出入館閣磨膺柄用卒
致位夫

帝師蓋昔人所謂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享其榮名祿位者若干
年謂非公之才德果有過於人則何以臻茲典而况畫錦焜燿
於無恙之日天恩頗仍於蓋棺之餘茲誠人臣之極寵而今古
之幾希者也嗚呼公之遭遇何如哉某等哀故老之云謝想峨
眉之失輝爰合詞以侑奠嗟人生兮真難露之易晞尚饗

祭吏部尚書耿公文

嗚呼清始為進士觀政吏曹公位少宰即厚與進吹噓若以為
可教者逮清備員禮曹公位宗伯承事左右自當竭胼胝之力
乃於有事太廟之日誤事獲罪惟公俯諒其情於罪之中而
有培之植之之意用能不失舊物今日猶得有詞以白於吾親
也此其恩真所謂與生我者等矣顧不肖豈知所以為報哉洎
清改官吏曹公亦旋位冢司猶以昔嘗受教之故所以勉進而
提撕之者益至益周清失所怙南奔公哀之慰之且命諸僚友
有數外之待顧不肖又曷足以當我公之厚此意亦所謂淺九

淵而輕九鼎者不肖清又豈知所以為報哉嗚呼公之事業在朝廷德學在斯文聲名在天下而其恩之在清一人之微者亦不可限量如此公之駢箕其關係國家與士民者夫豈細故哉北向一慟形留神往何日見公宇宙茫茫尚饗

祭倪冢宰文

嗚呼清昔供事公之門下自揆不肖僅得不見斥辱於公足矣及公北莅銓衡則聞之北來士夫公時有器我之言既而過古抗見一長者云太宰公最知予者而予乃急於歸養何哉然公竟從予志斯又以見公之知予有非尋常相知者倫矣嗚呼向使公當時不即從清之請清之歸不及吾父之存則公平日之

厚清者果謂何哉故嘗謂清乞歸之遲其罪在清而猶得及吾父之存則其恩在公公之恩我者如此今公云亡悠悠千古無復見公日矣清之痛何如哉清之痛何如哉况我公之宏才博識厚德雅量真足以壯觀天朝而鎮壓海內者求之公鄉閭恐亦無幾而乃年甫過五十掌銓衡亦僅一載其所蘊未克究於上下而遽云亡斯其為痛又豈可勝言哉嗚呼如清之不肖真為負公矣顧世之偉人能如公之納不肖清於度內者能幾哉面東一慟公之恩不能忘也尚饗

祭楊侍郎文代九卿作

惟公英敏之資聲發自幼奮冒賢科在

帝左右東觀石渠吾不知其幾書收入胸中不見有餘盈箱累
牘吾不知其幾作流出胸中不見不足嗚呼文哉可以名家可
以華國豈惟華國行亦拔俗有義有仁愛君愛親愛及姻友篤
于弟昆垂老翰林退然如遜或諷之少通則曰娶婦皴夫焉事
脂粉晚值聖明擢贊銓衡或小不如意則曰臣不能事事矣閑
局是榮嗚呼公之請閑纔幾何日倏焉告終殆其先識惟
帝念執錫塋與祭洎加以謚是曰文懿嗚呼公位三品未為貴
壽隣七十未為希惟文懿之名千載有輝千載有輝曰惟
明主之知而况生前之撰述議論徃徃可以訂既往而開後人
而其所造就之子弟門生又群然不替於青雲有生如此亦何
憾云所可哀者在吾斯文嗚呼公事畢矣歸塋有日合辭矢哀
此情惟一尚饗

祭彭司寇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鄉生蔡清謹以香帛牲醴致祭于故大司寇
從吾彭先生之靈嗚呼先生德行風節政事文章後生輩難乎
其為繼也已矣嗚呼亦可為天下慟也已矣嗚呼仁者必有後
此則責之天也已矣尚饗

祭福州林侍御文

嗚呼清早得以不肖之身托之吾雲室先生陶冶中惟先生雲
室愛弟也克體雲室之心中雲室之教循循善誘使不肖於理

道亦獲窺見一二至於江山萬里之跋涉京國十年之游寓凡百動止槩惟吾二先生是依今雲室先生副憲雲南方有名遂身退之請咸謂先生年富望重廷議嘗有公輔之薦意將得以大行所學為斯人斯文之慶者豈謂遽止於今日也哉嗚呼此計一至雲南吾雲室先生之痛慘當何如哉清自奔毋喪南來一別四年先生適亦有行過家相望三百里省問之心旦夜東馳而以疾患纏綿阻未獲遂方聞九月初三日發程北上不知以何日至浦城而奄有此事嗚呼痛哉痛哉清實苦哉苦哉惟先生之學之行脩於家浹於鄉信於士林聞於四方而見重於朝廷肆奉命為江南北學者之宗主大為士類所依歸生既無愧沒亦何虧唯是門下小子啣恩深重依戴未涯而天遽奪其庇痛苦何堪東向號哭形在心荒嗚呼茫茫宇內知我者幾人肯我憐而教斥我者又能幾人而先生則既作古人矣顧此不肖之身曾莫能自為主宰所謂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者不自知畢竟當作何等人耳嗚呼吾思吾先生之心豈能以語言盡哉報德有道未能自信瓣香樽酒人情之常來春上道乃當一哭柩前或墓所也尚饗

祭龍溪吳侍御文

惟子懷舊迹孤寒致身賢路分符佐郡者五閱載進而幾笏冠握王度而考其所以自待及所以待人者曾不少改其儒生之

素此固衆之所共知而非吾鄉邦之所私譽者也嗚呼吾聞貴
而不易其素者遠到之器也而謂子懷乃僅止於是乎而况無
父無母無子無姪無伯叔之親無姑姊之戚所遺者僅一寡室
及一幼族弟形影淒淒吾猶憂其孤弱貧悴之無以自植也天
之於善人其果能一一顧視而為之力乎哀哉哀哉某等哀子
懷不幸之甚而無以寄其哀為賻為贈力有限而情無涯合一
觴而致訣慨天道之莫猜尚饗

祭陳都運文

嗚呼先生起家進士主秋官事歷副郎正郎而擢守吾郡改福
郡尋擢河東都運在在皆有聲光而在吾泉則其施於人者久

且博固吾泉人之所詳也嗚呼先生之心端正平易先生之政
慈祥愷悌至其操法之際則凜乎風霜之厲凡所施為類不求
悅於衆人一時之耳目而常有久後去思之利蓋明而不察寬
而有制茲誠為民牧者之表儀而吾泉人之所以懷感於沒世
者也天之福善亦既不渝鳳雛雙飛高拂天衢聞餘子姓亦敦
詩書種而食之其可涯歟清實庸愚早辱知遇冀公百年以永
終譽忽幽明之永隔羈官守之莫赴聊寄一哀用表衷素尚饗

祭新淦周虛白憲副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生蔡清聞恩師虛白先生周公之訃以身
羈于官不得奔赴喪次謹就官舍為位哭奠而告以文曰嗚呼

先生昔僉憲吾閩清年十七先生實與進而教督之至年二十而別先生閱三十四年清年已五十有四乃得復見先生於新淦之里第見未竟日而別又十日再見移時而別未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嗚呼清於先生也何其幸而猶得兩見於一別三十四年之後何其不幸而於三十四年之後僅得兩見而已也痛哉痛哉不意旬浹之間幽明永隔門生職分曠若罔聞西向長號形留神往謂之何哉謂之何哉惟先生學識之精博德行之深純才猷器識之卓偉一一足為吾人軌範其憲副陝西也年五十三以念母老懇疏致仕兵民至揮涕乞留而不可得今太宰馬公之為夏官常采公論奏起之而格於例厥後以去就光明恩詔自中順大夫進而為亞中大夫再進而為嘉議大夫皆致仕之日也斯亦可見公論之不可誣也先生之賢為何如哉清比以

上命供事先生之鄉意得時時供杖屨於先生之厠以終其承教之願而今也無及矣痛哉痛哉憶庚戌之冬清如官于朝嘗繪慶壽圖屬朝紳賦詩以為先生壽計明年先生壽登八十亦方豫為此圖而屬藩臬群僚詩之以再致其祝願之意而今也亦無及矣痛哉痛哉嗚呼而江之水渺渺無涯我懷先生實與之俱惟古之懷德者期於必報而清之所以期報於先生者亦自有在而木敢言也然亦木易與時人言也辦香樽酒姑寄此懷

而附以此詞英爽如在尚克祐之嗚呼尚饗

祭戴少參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生晉江蔡清寓南昌聞座主致政少參萬安戴公之喪既為位哭臨乃具香帛牲醴屬萬安縣儒學教諭王謚代詣靈柩前一奠而侑以辭云惟公才識之雄富風節之剛方政治之優長博觀斯世要豈可以多得哉方成化丁酉公以待御出按吾閩也適大比取士之秋如清不肖實蒙獎拔念公當日之所期待與清之所自期待者云何去今三十餘年公既已作古人矣如清於向所期待者猶皆杳然如寄稍改於其舊者僅身外之物色而已嗚呼何足道哉茲聞公訃中益慚負

而疾弗及侍棺未及撫既負公生又負公死嗚呼如之何哉如之何哉尚饗

祭秦太宰太夫人文

惟清生平無由一望吾太夫人懿範而受吾太宰公之德受吾太宰公之教恩同父師則視吾太夫人其大母行也太夫人之喪乃不得匍匐一赴哭焉其為哀且愧何如也嗚呼吾太宰公為國柱石為世鳳麟北堂有變回我陶鈞斯其為戚又豈惟一人一家之故而已哉然而風霜淒切元陽不滅吾太宰公之所以為其親不朽圖者蓋未涯也又何莫而非吾太夫人之遺哉北望悽愴惟可自諭伏惟尚饗

祭林都憲尊甫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晉江蔡清道過莆田謹具牲醴致祭于
詔加中順大夫菊莊先生林公之靈曰公平生行善徵於令子
以都憲內艱服闋

朝命徵起者再

璽書特起者又再而竟不起至以疾乞致仕海內方訝都憲之
介也然不數月而公之訃聞乃知終天之恨雖所不免而愛日
之誠已獲庶幾都憲向之所以堅不起者良有其道而孝子之
門果有忠臣在焉豈止區區成就一節之士而已哉公有子如
此所以報國之勛綽有餘地而其累被寵命之褒加也亦宜矣
况諸子或以文雅克家或以儒官典教皆森然拔俗之英公為
善之報又不於是乎可徵於清獲登德門侍類範已三十年忽
聞茲訃悲愴不勝適道所經謹具瓣香牲醴少致鄙情嗚呼哀
哉尚饗

祭朱侍御母文

弘治某年月日通家子吏部員外郎晉江蔡清謹具香幣牲醴
東向四拜奉祭于邵武朱母太夫人之靈嗚呼清仰令子憲副
先生學行而受教愛也有日笑視太夫人猶母也登堂之拜素
切于懷而未獲遂忽聞謝世之訃痛如之何乃以身病道阻不
克躬赴哭弔負愧又何如也特脩薄儀奉薦靈筵言不能文意

不能達伏惟尊靈歆金饗嗚呼痛哉

祭丁指揮文

嗚呼清竊嘗評人物於一時如公者真不易得哉其武也文其文也質孰謂武弁中乃有此人物哉嗚呼今其已矣春秋僅四十計其平生英雄慷慨奔走王事曾不違啓居而卒以不壽內無期功強近之親諸子又方築紼在幼天之所以報公者一何其薄也念之使人失聲直欲上詰老天而無由哀哉然而德在軍士功在邊陲名在縉紳公雖不壽而有壽者存矣况後事又得所托劉子羽劉勉之豈負常齋翁者哉九泉之下計應可以少慰也顧清無似辱知有素茲聞公訃相去不二百里而屬者承薪之憂不得匍匐一吊死生之際負公多矣臨風一涕端為正人灑也區區鄙辭何足以達意哀哉尚饗

祭陳提學亮之文

嗚呼先生何其才之富行之篤器業之臧也而何其壽之嗇也嶺南之士沐教方新又何其不幸而弗克卒所業也

國家得一碩才焉方駸駸而進之冀收其効而又何其竟不得底于六用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不能已於哀也抑以頽路之暮齡而哭子淵之喪以子由之至性而狀子瞻之行此情又何可堪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尤不能已於哀也尚饗

祭林雲室師母文

嗚呼唯吾師雲室先生之所以成其學成其德成其功名者固出於所自樹而吾師母內助之力亦不可誣也且吾師數歷中外二十年去家或數千里或萬里家衆數十口家事且如毛而悉以付吾師母曾不以一毫縈于念慮者謂非藉吾師母之賢固不可也吾師近已動勇退之志門下小子輩咸意齊眉偕老教子弄孫為日方長而吾師母忽爾訃至嗚呼痛哉痛哉某以羈官守于數千里外獨不得匍匐至門下一哭南向涕零可勝愴情一樽遠致聊薦微誠伏惟尚饗

祭都臺林太夫人文

嗚呼孰不有子而貴子亦豈少哉惟夫人之子名節重天下聲光壯本朝計其所就貴足道也有子如此母之賢又豈庸云云哉令子方受長城之寄於大江之右期冀江右之民以寬聖皇南顧之憂而忽以夫人之故輟重書所付者而奔就苦塊焉斯其為戚又豈惟一人一家之事哉青早辱令子教愛嘗獲展登堂之拜而今而後請拜無期矣凡為人子者於此其能無所感傷乎噫清實人子之不肖者也於夫人之卒也重有感焉而不能言也傷哉尚饗

祭朱侍御乃尊文

某等在令子交遊中遠者十七八年近者五六年矣斯文相與之至情既等之骨肉則於公雖未獲一接平生而其傾想頌願

之心實有不能自己者往者今子杖節二廣得便道以拜家慶
某輩亦為之一樂焉迨還期之伊邇蓋方引領閩嶠之雲而屈
指於親庭之日而公則已不待矣人子之痛可柰何哉可柰何
哉某等相哀之心其又能以自己哉雖然公之生也有善名在
里間而公之子又有賢名在朝野人孰無死有如公之所得者
能幾哉嗚呼論至此公之死所以益使人不能漠然者也薄奠
寄哀聊以伸吾人之懷尚饗

祭蘭谿章先生乃尊文

昔者令子闡齋僉憲吾閩清為諸生實得觀感竦動於治教之
下於時固已知慶門種德之有自也無何闡齋以公垂白在堂
早乞歸休侍養寂然與世不相聞者垂三十年天倫之樂道腴
之甘蓋有未易窺者雖

朝命及門數四而確不可奪斯又以見公之能安於善養而所
責望其子者有不在區區功名富貴間也夫有是父有是子宜乎
天下士之為闡齋致私願於公者無異於其親戚故人或有類
孫曾之於王父者也此豈不足以驗在人好德之同心也哉而
公今則已棄孝於長逝矣凡昔之為闡齋喜慰者今其能不為
痛恨哉清適乞歸便道仁里方期一展牀下之拜退將次第有
請於闡齋而入門之際公之像設已在堂闡齋已扶杖在傍矣
我之生也何事之與心期垂者之獨多耶且清已五十無聞矣

此行又不得遇於公之門則其所以哭公者豈特尋常知識之情而已哉生芻一束蓋不得及公之生以展其誠猶願冥冥之中有以鑑其來意之非泛泛也嗚呼尚饗

祭王府經文

嗚呼君若太宰介庵公之適嗣也介庵公著勲績於朝野者四十餘年而在公常有忘家之適松門絕無毫髮之牽者此固盛德刑家之化而亦主器得人之克相其完也洎沐

國恩兩贊元戎清聲四達益慎以恭上下嘖嘖庶幾肖公夫何一疾俄頃云終嗚呼直牀下春秋高矣此痛其何可言况兒女之成行者多未了之債而清白吏之子孫固之負郭之田也靈車北引遙遙三千善人之報然乎不然清出公門下且辱君知慨幽明之永隔重念公而增悲一觴薄酌不禁涕洟尚饗

祭王侍御尊甫文

嗚呼清數從吳中過得公之鄉行於吳中賢士大夫稔矣既而獲與令子御史君同朝竊見御史君器業表表班行中觀風所至凜然如秋霜霈然如時雨上下敬嘆畏愛無間言信為能行公之教者於是始信公種德之報而有子之慶又不止尋常之以子貴故得一推封之榮者而已也清既有慕於公而又辱知令子茲行借便計程謂當得一遂登堂之拜矣逮至近郊訪之則公近者已作古人矣嗚呼未見君子憂心冲冲我之謂矣既

見君子我心則降我無只矣惜哉傷哉况聞令子廣南之節將
旋蓋方屈指於親庭之日近而公已不待人子之痛又可奈何
哉公子之痛吾輩尤為痛之也行邊觴豆草草莫盡予情尚饗

祭洪氏姑母文

吾家族庶不一惟吾姑之父與吾祖同胞至親且同德相與之
日最久吾姑之少也又嘗學女事於吾母動止相依更歲年猶
記吾姑德性醇厚幽靜或半日不出一語而勤慎弗懈又大有
度量一歸英溪逮四十年清父子以地遠力薄雖信介時馳而
音儀希接十數年來吾祖吾父母暨吾祖叔父母俱已相繼而
歸冥途甫幾吾父未十日而遽哭吾姑嗚呼昔之少者壯矣壯

者老矣老者死矣亦有未老而已死者感念懷昔八生骨肉之
間恩義之際其相與歡然者能幾日而會少別多會短別長其
將如之何哉清今始跡英溪而不能及吾姑之存其痛不可柰
何哉吾姑夫吾表弟清固無辭以解其哀也尚饗

祭表弟黃下島文

吾年十有九子年僅十有五即從子遊予領鄉薦未行子復從
予或棲巖谷寫招提而不相舍者又數年子既登進士官下朝
子亦領薦上京師遊太學無何亦登第而同朝矣計其在家鄉
在京國相聚之日恒多間或相遠率不歷歲移時即復聚世之
親友從事功名之途得知吾二人相從之久而相聚之密者蓋

不能什一也而今也一別則萬萬斯年不可復聚矣嗚呼痛哉
載念吾二人者之自以力貧讀書同也其學有不遜暗好其言
行不敢越常度不能為世之能人又同也自登第入官至今或
十年或二十年而其貧猶昔其內乃皆若他有所慕而未克酬
者又同也然子亦衰矣抑子雖衰而殘喘尚以延子猶少且壯
乃倏爾而先終身事業僅止於此親老子幼皆不能恤矣嗚呼
吾其如之何哉痛哉痛哉尚饗

祭黃汝亨文

成化某年月日友生晉江蔡清謹用雉雞樽酒告祭于故友行
人司行人莆田黃君汝亨之靈曰嗚呼始海上之報至道路洵
洵朋舊厭欷于心獨迷且驚且疑蓋以為有別於理若在所無
然以為無則於數又有所不可知者用是含哀展轉者九厓幾
旬時嗚呼今果然矣謂之何哉愧予與君總角相聞逮君既壯
而登第予始得一見於君之門自是信問不絕情誼彌敦或同
榻夜話於金臺之客邸或合席聚論於吾晉江之清遠撫帝羈
之遺事而近究程朱之緒言蓋有我之所是而君以為非亦有
君之所道即我之所云者言議雖未必盡合意趣亦近於同群
靜言思之猶靡靡昨日事耳豈謂桐城南十里亭之別乃遂為
此生之永訣也哉嗚呼當十里亭之別也予舉酒屬君曰杜哉
茲行得以遊司馬子長之所不能遊者美抑又豈知胷中之壯

氣尚未及收於史記而魚腹之英魂遽已同歸於汨羅者哉哀
哉痛哉孤弱子之永怙負慈親於暮齒况又與愛弟而偕行使
賢孝父增倍其愴情者哉哀哉痛哉雖然君以王事行也凡事
之以義行而卒與禍會者謂之命儒者平生談論曰有義有命
矣今日又何言哉又何言哉嗚呼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
長勤徃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止而尚饗

祭外父母文

成化某年月日女壻蔡清始祗謁吾外父義民胡公外母李氏
之墓爰具牲醴庶品以祭而叙其情曰清念我外父外母鍾愛
厥女不以與所親近之富家郎而徇以屬之疎遠貧寒之孺子
此其待我者不為近且淺矣清之感德何如也柰清不才年來
刀困於一經翅垂於兩舉上不能顯其親下不能榮蔭其家之
人孤我外父母所望其負愧又何如也乃今幸藉神明之祐叨
居鄉薦之首丈夫萬里程僅得一舉武而外父母則既謝世矣
嗚呼清之得舉也其亦幸而祖父母及父母之俱存其亦不幸
而外父母之俱亡也興言及此莫寫我悲然受人之德妻人之
女既負其生恐忘其死茲具一奠之儀少叙久負之意而追報
之效百未能一二也念哉痛哉尚饗

祭王表兄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表弟蔡清寓京師謹具香帛牲醴遣義子克

忠奉祭于亡表兄蕭山寓士王君之靈嗚呼吾兄生三歲而寄身於鄭氏六歲而永辭墳墓從鄭氏於浙矣清生五六歲始知有兄在外二十三歲始能求之多方不遇至兄三十有九清年三十六始緣周侍御之力物色而得之於蕭山水濱之行人杭城一會恍若夢中嗚呼我外祖之嗣歎矣遺脉一綫飄零僅在誓將奉挈還歸故鄉庶以噓一爐香火之寒灰而燃之不至遂隕其先世煌煌奕葉之門戶耳嗚呼豈知吾兄之年乃僅止於四十有三而已哉苦事哉苦事哉茫昧者天曾豈知人間有恩義大願而哀念成全之也哉去夏別京邸期以明年秋會蕭山即同歸泉南而今也寄骨於何人之地矣想吾兄垂絕之際將謂清莫可柰何矣然吾兄之姓氏今則分明矣吾兄後事今在清矣清之貧窘固兄所知抑諺云一飯兩分可飽二人此清之心也明年夏秋清得以例歸省便當過蕭山一哭吾兄而予吾嫂與孤姪并舉兄之遺骨以偕南清且有父有母有子當不令兄之後事失所矣或者剝後見復我祖一脉又將由是而復昌也嗚呼客燈之下淚與筆俱我此微身半自王氏苟無王氏安有我母苟無我母又安有我今王氏衰落至此我其不思為王氏一籌哉兄如有知宜悉此情而勿憂後事也尚饗

代荏某祭翁義民

嗚呼無好人三字信非所宜道矣然世變既降好人固不可多

得爾嗟惟翁公六行悉備內無間言外無異議求之今人誠鮮
公比謂之義民真義民矣天胡不信六表而上嗚呼自公之喪
我痛弗置父子受知實銘肝肺一隔冥途再期何地無以報公
惟有清涕嗚呼如此好人世復能幾尚饗

墓誌銘

欽進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雲室先生林公墓誌銘

吾雲室先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家居八年卒卒之明年
子文中等將奉柩葬于某縣某山之原先期遣人以書狀授清
於江右官所而屬之誌清先生門人也始自牂角以臨江周虛
白先生教命得登先生之門而受業焉抵今蓋三十有餘年矣

念先生之所以教育而造就我者自始至終恩同罔極而疾不
得侍歛不得親今其葬也又不能如古人之負土以成其役東
望揮涕七情何如則於是誌之屬也其將何辭惟是荒落負教
之甚今且駸駸晚暮矣於分內實事曾無一毫成立是豈足以
知吾先生者勉強執筆亦僅能得粗迹而已先生諱某字廷珣
姓林氏世家福州之候官以所居之鄉名雲程別號雲室山人
而學者稱為雲室先生云高祖比元時為某衙門鎮撫紅巾之
亂抗敵而死舉家就戮遺曾祖陽文身避獲全生祖某築築自
立故居在城西關至是始遷雲程考秀號質齋性厚朴而心向
道禮延各師以教子姪不計貲力故先生兄弟七人先生既以

魁天下為顯官曰瑋亦登進士第為御史提學南畿曰玠與姪
某璉俱鄉貢進士第孫文瓚亦繼登第他子姪負經術有名士
林者又數十人一門之盛有由然也妣周氏稱合德焉七子皆
其所生而先生為之長自幼穎敏出群而沉篤嗜學夜讀率至
夜分又能以身體之以心驗之最得聖賢意趣其紬繹遺言視
貼之義以開發學者則清平日所見知少有其似者也自閩中
及兩京以至浙江之士及門受業者殆不可數計而領薦登第
位列中外者常不乏人其始薦於鄉也以景泰癸酉年纔十有
九至天順丁丑會試不第入太學癸未會闈災移試八月揭榜
居第三為易經魁甲申三月殿試賜同進士出身觀政戶部是
年秋以疾乞恩歸治時方具慶先生侍奉不稍離天倫之樂蓋
優優乎其自足而無所慕於外也四方來學者此時尤眾里舍
至不能容今閩中易學獨盛於東南視他經倍蓰焉蓋先生倡
明之功居多也成化甲午大比江西聘主文衡辭不赴以進士
侍親家居十有七年既終大事辛丑乃至京除南京刑部山西
司主事先生律已素嚴其讞獄明恕而有執司寇金陵張公亟
稱之且語人曰如吾林主事學行要當居春坊職輔導乃稱耳
乙巳考三年滿勅加承德郎贈考如其官妣及正室薛氏為安
人繼室朱氏封安人丙午陞本部某司署員外郎丁未陞浙江
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銀場弘治庚戌景寧賊吳大兒嘯聚千

餘徒恣標掠傍及福建政和浦城諸縣兩省患之勅浙江鎮巡等官勦捕諸公以事屬先生先生發諸屬縣兵快先分據要害以防其奔逸乃以精銳千二百人進臨其穴賊出拒破之賊棄穴橫奔至福建松溪之渠口據高險隘我衆難之先生曰賊勢已蹙前途皆非道我嚴其令攻之必克一鼓遂獲其渠魁戮數百人餘走慶元及從間道竄景寧先生復節制諸巡捕官就取之戮死外又獲三百餘人支黨散匿山谷官屬請乘殲之先生曰彼無能為也恐濫及無辜亟出告示令早出降兩省以安時又有遂昌黃巖賊某聚衆且至萬各伏所穴未發將觀變而動其勢叵測至是聞景寧賊破膽寒先生又豫為形勢以擬之諸

賊遂自解散去鎮守張公喜曰茲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矣巡按御史陳公金上其考語於臺部云文有名而上類咸服武有備而賊徒知懼者此也辛亥陞雲南按察副使蓋僉事甫三年得陞者數十年僅三五見亦殊恩也在雲南風操愈勵威惠益振其地民夷雜處官府政多仍其俗未免苟簡或有所改張尤恐動衆心先生獨曰此地既入華即當以華治奈何猶以夷待之乃多別名分重禮教又創分司以便官督造永安橋數十間以便民効都司之冒功陞賞者數十人皆謫戍窮邊他所施為多類是衆咸安之政俗有改觀者矣在浙江嘗監巳酉鄉試在雲南連監壬子乙卯戊午鄉試所取士咸稱得人試錄諸文多

出其手筆蓋先生非惟文學素優其行誼政治亦自過人故所
至上下翕然歸重之巡撫雲南都御史張公誥巡按御史張公
泰金公獻民余公本實清我御史徐公紀交章論薦衆方以大
用期之而先生以年及懇疏乞休時已未之春也初冢宰三原
王公守備南京得先生名於張司寇公而心識之故在吏部日
先生得以三年僉事舉陞副使及王公去位而當路無深知先
生者故先生名位事業僅止是先生既歸休日杜門教子孫讀
書足跡不及公門乙丑

今天子即位推恩臣下進階亞中大夫先生善理家人人各有
分業不得自暇逸常切切告戒使循理安分不得厝勢凌物故
子弟人人能勤約隱忍無一毫浮艷氣習嘗試以他宦門子姓
較視之多覺別是一種風味矣先生遇士大大禮度其謹而一
出於誠其待姻族恩意切至不以貧富貴賤而差異與鄉人處
善薰之以和於有過者尤能以字量包容之故卒之日自有位
以及鄉士庶稍相知識者無不痛惜而奔赴焉壽七十三男四
長文明薛出次文中朱出文英文昂側室王氏出女七淑適陳
浚皓適劉模洪適陳汝淵適許繹濟適張燦次澄源未行孫男
四重縣學生次壘坤某皆文中子某則嗣文明者也孫女二模
適楊鏐梓幼曾孫女一先生生於宣德甲寅十月十一日卒
於正德丙寅十一月十六日葬以丁卯某月某日清惟昔人嘗

有承其師之子屬表其師之墓者自謂始不敢辭而又不
辭卒之不敢終辭焉若清今日之情殆有彷彿於此者故畧次
所見聞用塞來屬計恩門內外尚當有知吾先生深者別有所
錄以盡吾先生德業之詳而盍不肖清之負焉耳其銘曰我我
雲室雲山是宅清源一泓流注洋溢欽德者所居成聚是惟居
間之績施於有政彌溥其澤既文且武厥聲載赫豈伊腐者用
之斯劇進難於先遲遲廿年退勇於後了無所牽始終大節視
履其旋嗟嗟雲室有學有德有為有識實我人之則不肖門生
懷漸當筆尚俟來者揚幽不極

晉江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此吾夫子為萬世為人上者立言也
而周公亦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嗟乎二聖人者以其規天條
地之規模過化存神之運用其論治豈不能為高世異俗之談
以聳動天下後世者而乃一則曰寬一則曰平易若固為卑之
之論何哉二聖人者殆亦慮之熟矣蓋凡職于民者本所以撫
摩而乳哺之必不得已然後威加焉非專以督責為事也彼專
事督責之治者民惟見威而不見德其法令精神雖若可快一
時而國家之元氣則有潛虧暗削於可快之中而有不及覺者
矣嗚呼此清於吾縣尹吳公之卒所以不能不為吾民惜也公
狀貌雄偉望之若不可迫視而性度夷曠即之溫然豈第君子

也作縣三年清以所見及所聞考之大抵居之以寬行之以平易要在有實惠於民而不為一切之政以徼名希世者故久而民益戴之卒之日民無老少遠近咸咨嗟痛悼以為天之不相我民也嗚呼惜哉使世之為

天子吏牧小民者皆公其人黎民尚亦有利哉而公之不壽不得以終其惠於吾民則天也謂之何哉公諱雲字民望世家松江之華亭祖軫富平縣丞父禮義官母丁氏公生十三年而入邑庠又十五年而入太學在太學十六年而官在官三年而卒卒之日成化壬寅二月某日也距所生正統丙辰正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七娶俞氏先卒子男三長縉次紳次纓女二長適謝

奎次適楊績皆俞出也繼娶王氏公之病革也與母及家人訣曰吾二親俱垂白在堂且無他昆弟即入地目不瞑矣為吾妻孥者念哉嗚呼良可哀夫縉將奉公柩歸塋先期詣清泣請文以賁諸幽清非知文者然雅愛公之寬大平易有出於一時諸君子故不辭而輒詳於寬大平易之說非惟以彰公之善亦因以告夫世之凡有子民者之責耳銘云樂只君子其心孔仁而惠弗克終於民孝弗克終於親雖然其弗終者在天而其弗可忘者在人

留夫人黃氏墓誌銘

夫人黃氏今南雄通判留君汝礪之妻也隨君之官卒于官其

子志淑方以春闈中選在京師聞訃輟廷試事奔南雄將扶柩歸墓而通守君已先歸其柩於家志淑既抵家則奉通守君命以請于大父處士茂明擇地晉江三十二都之文昌山下某年某月某日塋而請誌於予志淑之言曰吾母性穎悟通物理人情而敦厚有器度雖不多讀書其所為之符合於古義者常多也事吾大父母及吾父二十年孝敬勤慎如一日於吾兄弟固所甚愛而教督之尤嚴志淑始得舉戒之曰爾毋遽以此一得自幸男子分內所當為者計尚未能萬一也此吾母性識大畧也又曰吾母諱某有元南安達魯花赤某公之幾世孫父曰曲江尹某公母曰孺人楊氏年二十歸我留氏生子五人長即志淑次志及志宏志業志憲錫孫男一曰宜讓又曰吾母生於天順辛巳正月十五日卒於弘治辛酉十月初七日年僅四十二乎何其與年之促而不令少得享不肖子之養也惟先生素教愛志淑者其尚哀而為之銘乎銘曰問夫人之所生南安黃六接武簪纓問夫人之所適晉江留氏將相餘澤夫君伊何別駕南垂聲名有輝厥子伊何外弱高第書香繼繼惟夫人之得於天兮亦豈云薄惟夫人之遺其子兮風樹為虐噫理數有窮親年有終慨吾徒之炯炯兮追所願之無從惟賢母之遠志兮子奉以躬銘莫此固兮以昇爾封

坦夷居士林公墓誌銘

陳江林珪及弟寧國府推官城將堊其父坦夷居士公于本邑二十八都之象山告期狀公行屬清為之銘珪與城皆清所素知而公之疇昔又人所共知者故雖不知文而不容辭也公諱昱字曦明世居陳江之塢高祖諱天福公因號江塢隱翁有風操鄉人重之曾祖宗敬祖伯亨父仕齊皆不仕母吳氏公有兄而殤且無弟甫弱冠即能苦志立身以支撐門戶父母安其孝焉性仁厚而果於義姻族多能之二姊一蚤世一蚤喪所天公維持其家撫諸甥而長之立之有人所難者與人交淡而信終始如一日恭而有禮暴慢者處之夷然或數見侮侮而後以理直之卒皆愧服無詞平居恂恂若無所區別至其臨事則矩矱整如也軒几有微塵必命掃除之曰人之治心亦當如是耳喜植花卉庭除間朝夕玩賞之其治園圃界限分明而脉絡貫通若得經界遺意者時或杖屨其間清風霽色昂首伸眉蕭然有出世外之趣年六十郡守李公哲張公濂貳守羅公德陳公旦皆知公名值鄉飲酒禮則前期具啓遣生員詣門請置焉啓詞稱公立心坦夷制行誠確公曰誠確未易也坦夷則吾其庶乎因摘坦夷二字自號弘治庚申六月初九日考終于正寢去所生正統丁巳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四娶蔡氏子三珪其長次曰奎繼卒城其季也由丙辰進士出身女一適侯林吳輪孫男四良猷良材良器良儒孫女四苑堊用壬戌之十二月二十

八日其地背乾岡巽云銘曰吾泉諸姓莫盛於林林莫盛於陳
江之一鄉維江塢公稱林之良厥世繩繩坦夷有光自身而家
而鄉所履咸率厥常天錫之逸春意洋洋心塵是拂益使我愧
悚而彷徨上下向風德音載揚有子克家或耀其章分
帝之符將殞周行其在陳江寔破天荒嗚呼茲固坦夷公積德
之報兮抑亦可以占江塢公餘慶之未央

義民簡齋顧公墓誌銘

先君嘗與鄉之名勝通政使張公及簡齋顧公輩九十有四人
約為逸樂會時相與登高眺遠賞花玩月以相娛也適清得恩
歸養諸公屬先君命清為記先君命記時有感於社子美明年

此會知誰健之句而諷焉時清雖為之感然猶未竟其言之必
符也逮記成不數月而先君奄爾棄養又未幾而某齋陳公某
齋翁公某齋包公洎顧公相繼謝世者至七人於是信人生之
如寄聚會之無常而先君當日所舉子美之言今日適為荼毒
腸腑之味矣顧公卒於弘治癸亥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五其
生於正統己未十一月八日諱美字孟璽其為人明白坦夷意
氣清曠頽然長者也平生無分外干取而才具俱優自其先世
以貲產償逋負于官而家已落至公能觀時燭物伸縮以樹有
家而家始復振且重義輕利親故之匱乏者周之貸而不能償
者毀其券弘治癸丑山東饑公奉詔入粟賑饑得賜冠帶稱義

民焉弘治己未公甲子適一周嘆曰九人願望不可過遠禮六十而歲制今其時矣况吾仲子已幸科名而季子亦頗閑家務吾何日擾擾為乃豫治諸送終具而委家於子惟與逸樂會諸公相從將焉至癸亥而卒嗚呼其可謂知義命之士哉其先甫田人宋崇寧中有諱建中者由國史院編脩官出判泉州因家泉城而籍晉江曾大父諱敬大父諱長祖父諱鸞母某氏娶魏氏子九四長曰珊早世次珀由進士知虹縣又次璣次璣孫五原清原淑原淳原瀨原洌珊茲卜以乙丑某月某日葬公某縣某都某里之某山而珀述事狀以屬清銘嗚呼先友之喪通家之事也某何敢終以鄙陋辭銘曰嗟吾簡齋兮坐中其中曠其外雖不自異於俗而中有不俗者在惟德不孤各勝為徒惟善有後冠裳之秀所就未涯推恩有階小子誌之有竦將來

吉水縣丞常君墓誌銘

常君諱廷輔字尚輔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勞莫里人仕為江西吉安府之吉水縣縣丞致仕別號水竹居士君之在吉水也績用甚著江西盜羅頴侃號滿天星嘗破一縣賊良民無筭且善妖幻其衆雲聚鳥散逋誅數載巡撫檄君偕諸督捕官理之君獨獲其嫂蘆其蹤戮之於同江以報縣有陂塘通于江漑田千頃值水潦江漲隄輒決君承藩檄修之越舊隄外數尺深植椿內救以板板內累茅土合舊隄增築之既又治水閘視時旱

潦而啓閉其流民至今食其利嘗出傍郡按事縣忽大水漂民
居數千民號舟以濟舟人乘時邀厚利貧者莫得濟而君家人
亦蒼惶借栖民樓水不及樓板者寸許值君終事歸嚴督漁舟
五百餘分濟之先民而後及家人曰民在水吾家人固在樓也
君之治行如此類甚多正官甚倚用之每遇部內事重且難者
多以屬君巡按御史張公某分巡僉事羅公九鼎分守叅政張
公琳相繼請旌於

朝而巡撫僉都御史閔公某又遣官自公所以旗鼓導送歸館
勞以羊酒且親題其彩旗云萬民號觀無雙士九邑咸推第一
官九邑者吉安屬邑有九也衆方謂其擢用有期而君以勞
得微疾乞休于當道者皆勉留不許乃遣其弟走跡於

朝得致仕時年五十六也君少穎敏重厚其學務實行一言一
動皆不妄孝友篤至遇姻族故舊厚從弟言姪表皆少失怙恃
君實撫育之既長各授室焉族人多貧者曰用曰柱輩皆無以
為家君曰吾固有餘也忍坐視其不足乎割已田以分給之臨
事必辨別是非不肯雷同義所不可辭避引去苟所當為慷慨
直前不計難易平南經寇亂多閒田遠近流徙及逋逃者據耕
之既不輸賦又恣暴良民且僭亂識者憂之君為太學生獨上
疏陳其利害請改武靖州治于其地事下兵部及巡撫等官議
卒從之自是民有所庇又益戶口若干而積年無徵之賦亦有所

歸遂為鄉邦百世利益君之表表者固無待於既登仕之日而後見也其先世譜莫考國初有諱五嗣者始自慶遠府之宜山縣而遷平南祖諱以明父諱升任廣東廣州府經歷母陳氏生子三長邦憲府學生次邦相鄉進士次邦吉女四長適馮名世次適梁國用次適李鵬三婿皆縣學生次未行孫男三應韶應龍應鳳君生於宣德乙卯五月十九日卒於弘治己未十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五邦憲卜以年月日奉塋于某山之某以書馳訃邦相嘗從子遊君之行子固已得其槩矣及閱邦相所狀詞多撫實益信君之為表表也乃節其詞為序而系之以銘云峩峩在位有公有鄉聲華振動誰齒縣丞縣丞乃克有所樹公鄉或無得而稱置位較德孰辱孰榮我觀常君有仁有義有禮有智一丞效官賢名在世使天少豐其位黎民尚亦有利嗚呼窮之所養達之所施計君治行之懿固已占於家食之時士不厚其養而欲功業見於世者云胡不思嗚呼知德者宜毋以其官之小而小之

王訥庵處士墓誌銘

往時清講業于雲室林先生之門值疾作荷先生罔極之恩百六圖全之又屬同舍生王君泰視護疾以獲瘳故清與君交誼最篤嘗登拜其尊甫處士訥庵公見其古貌龐然古心泊然家事田圃而室中有書滿几談論間徃徃及之清以是知公之賢

而時方有行不得久留侍又三年再謁雲室因過訥庵而公卒矣哭吊而返越二月泰以書致其兄惠所狀行實來徵銘以葬且曰吾父備嘗辛苦以有諸孤而不肖碌碌持敝帚欲售人以千金而未得竟使吾父泯焉淪喪悲夫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惟君子其畀之銘嗚呼公善人也是固當銘不銘何以仰吾情且何以塞吾友之悲按狀公為人孝友而慈親在時出而課耕入而問膳日孜孜焉親沒而喪祭必問禮第叔義屢空輒分所有周之嘗諭家人云范文正公義均九族况吾親昆弟耶吾力雖非范比尺布斗粟猶可及吾弟也鄭氏女兒無子不得於其夫氏公迎歸以養終身不見忤已沒而禮葬之族孫宥孤且窮寄食于治家公開之曰彼雖屬疎自吾祖宗視之則皆子孫也亟反之且為之婚而壽其所以衣食焉此此皆公之大節章章於人之耳目者也嗚呼公之大者如此其他清雖禾及悉也信其為善人矣而况昔者一嘗及公之丰采已乎公諱隱字叔仁世為閩縣之永福里人曾祖拾父完母梁氏娶蕭氏生男三長某早卒次惠次泰女某適陳某繼娶余氏生女某未行公生於永樂庚子十一月丁五日卒於成化某年七月十三日其塋卜以壬寅年某月某日其窆則樟林山之原背丁面癸銘曰吁嗟公兮螺江之濱芒鞋布衣清世一民然孔懷其義孝慈其仁能不喪其真書香有繼寒谷自春噫視彼之烜烜赫赫而一行無

足錄者一日蓋棺萬迹俱塵所得竟孰屈而孰伸吁嗟公兮我
思古人

涂室戴氏墓誌銘

筭江涂處士賢賓將塋其室戴氏于南安三十二都之埤埔山
令其姪郡學生經以狀徵予銘按狀戴氏諱儘娘大父某父某
世為南安詩溪巨族少有淑行年十八歸于涂事姑余氏孝姑
有疾旦夜侍左右奉湯藥久而不懈處士弟賢俊始尚幼衣服
飲食類出戴氏供具無少後時者處士與其弟篤相友愛一錢
尺帛不以歸私帑戴氏能終始順承其意處妯娌和翕然無間
言故其家庭雍睦至于今不分異而處士亦以此受旌於有司

矣無子一女嫁南安歐陽冬初嘗力贊處士置側室亦無子後
有抱養子出陳氏甚愛之既冠且婚矣晚乃與處士議以為竟
非我族恐負祖宗地下即厚遣之歸其宗而立其次姪為後嗟
夫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戴氏始孝於姑勤於其叔氏此猶人所
可能至於相成夫子之美終其身兄弟相好不分異此則未易
能也况婦人之仁多失之小不忍戴氏取陳氏子於孩提襁褓
之中而子育成就之又無他乃一旦覺前之為非是毅然贊其
夫使別而正之不以清夫氏宗祀此則又若非婦人之智所及
者予少時嘗聞經之母家萬石劉民謂涂氏伯父母鍾愛其姪
若已子迥與庸俗情不類吾母尤喜談之最後寓開元寺讀書

適與經同館見其伯父時時從童僕携新米蔬果來視之使內
非其人則此事容有掣其肘者矣以予昔所聞所見證之經今
日所狀戴氏之賢殆不為誣是故樂為之書也某生於永樂癸
卯十二月初三日卒於成化辛丑年十一月十七日塋以己巳
十二月初八日其墓背丙面壬虛右為處士壽藏也銘曰夫以
善名是維其內輔之貞嗣以姪繼是亦其協正之義嗚呼雖不
讀書行則幾矣吾以是知豆箕所刺雖丈夫為不識反字滅節
以莒者雖丈夫為不識仁字而在女婦又不必皆如曹大家李
易安者然後足為知書目

傳

陳節婦傳孫燉附

陳節婦福州閩縣南臺人福城張某女也年二十六其夫某死
官事家且落乳乳無助夫志獨立一子慈時在娠雨兩月既就乳
以育以教長為娶婦主孫二曰燉曰燁一節自老八十一而終
未及葬燉繼亡嗚呼燉可念也燉思光祖母之德而猶未能也
哀哉其父子世味清苦既無以終其祖母之喪又無以為自終
之具垂絕獨懇懇囑其友王泰求清為傳其祖母以遺其後人
顧居相遠燉又舉於顛沛未由得其節之詳而備書之僅得其
槩如此哀哉燉之志可念也清質燉為人於其友益使人追向
之不能忘嗚呼豈獨其祖母可傳哉燉字文明敏而慤於學也

專深於理味發之言尤雄贍剴切與清俱雲室先生門人獨遊
不同時耳逮後一見即情親如故吾先生素愛燉常館之家塾
以子姪託之同門諸友及九與交遊者皆信重之無間其祖母
歿以父有疾翌力成禮悲哀倍常其卒以此傷生乎年纔三十
五無子哀札數不死其將有立於時乎燉之死也同郡友車文
昌李濬曾樞蕭寧葉性何珪袁并立琚及泰諸人以義相倡為
理其喪并舉其祖母喪共葬且為築生壙三二以待其父母一
待其妻蔡氏庸以蓋其遺恨於冥冥也嗚呼卧病呻吟之中覽
泰所為永傳事意愴惻傷泣為感數端顧碌碌何足任吾文明
之意哉聊以寄吾哀耳泰之為求傳也盛夏涉三百八十里而
來值清疾間愈復作負之久矣

靜庵先生傳

靜庵先生姓林氏諱玠字廷珪福州府侯官縣雲程里人晉雲
室先生之弟也少穎敏出倫類讀書一過目輒記其大半為文
章下筆立就而天性孝友慷慨又有大局量深得雲室先生家
法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乙酉第瑋廷玉亦領薦相與北
赴會試至鷺湖驛得疾廷玉亟扶以歸甫及門而卒其魂鬱不
散家人每接之寤寐有時彷彿聞其聲迹所設靈几間器物或
自動家人乃如待紫姑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輒自舉遂令人
扶之箕之運袞袞不休就視之則皆詩文也其別父母詩有云

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鴈層雲憐美
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又曰本期接武青雲路誰料身先入九泉
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故節義冰霜不可虛別兒云幸吾尚有
連枝樹莫道孤根無所終於是親戚朋友聞者或相與詣几前
訪之亦皆有詩與叙別其別苑時清云最美君家總俊英奈愚
不幸棄雲程其別王東中云黃卷悠悠誰切砥平生空負一經
綸又為辛勤夫賦書樓極目云清風搖動硯池雲飛鴻點破江
山影又自賦書暇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芳傾又曰若人
已先去此花空自馨又父母將祭先祖則豫為作祭文遠方朋
友來告別則為作送別序以贈之諸體凡七十餘首家人次以

成編則又自名之曰靜庵遺玉而自序之有曰玉之體雖藏於
山而其德自弗泯焉蓋以自况也初箕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
無不毛髮竦豎久之則與答問如平生矣趙余二友至與聯句
焉如是者蓋餘一年然後其魂始反而歸耳嗚呼異哉先生之
死而不死也自有載籍以來凡哲士文章之傳世者皆著自生
前而垂之身後未有其身既死而其魂歸與生者相響答如此
之異者也豈非先生之所稟與其所養獨有不類於常人者卒
得暴疾弗遇良醫死於所不當死故身雖死而魂不與之俱耶
抑自古之身死而魂不散如伯有之類亦多矣然徃徃皆厲屬
如先生者非彛倫不親非法語不道蓋始終正道生死一文儒

也古人以女子既嫁而孝不衰於父母為賢若夫既死而猶戀戀於孝友之恩斯文之愛者則始於先生見之且幽魂滯魂自古有之槩皆不能免於怨懟如先生者雖亦以早世自悼然其所自悼實衆人之所共悼者也其可以怨懟目之邪其言蓋合於詩之怨而不怒者斯亦可以占其德矣自名曰遺玉其有以哉向使先生得永其年以大其所就設不偶而當變故之衝其能如古人之處生死而不亂為厲鬼以殺賊也可期矣而乃以弱冠之年舉子之身邊喪其身而殞其志是吾閩失一傑士國家失一俊才不但林氏一門失一賢子之為可悼而已也得命僅二十有五父某齋先生封南京刑部主事母某氏封安人

兄弟二人雲室先生其長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廷玉後任御史奉

勅提督南畿學校卒配某氏果能不虛冰霜之戒云子三長文祿敦詩禮而克家次文績領弘治乙卯鄉薦孤根有托亦先生所已知者矣先生以成化丙戌年卒清以庚寅年始得遊雲室先生之門頗聞先生遺事而未能詳間者文祿兄弟出示遺玉編而泣因屬言以記其事清故得詳焉蓋程子所謂別是箇道理者釋氏謂地水火風尚違者正不謂無理是雖恠而不恠也清今傳之殆不終於語恠也况在文祿兄弟之情其不容已於不傳乎

高祖為人大畧

公性沉靜好讀書有高行又精地理之學其手澤猶存桃山之
藏寔公所自卜山勢大金蓋小金青龍三顧白虎四衛墳前印
浮水面乃島嶼也水外群山垣護天清日朗時歷數之得百餘
峯焉地家以為出泉城東諸墳鮮有其比此非所宜瑣瑣以公
所自卜地故及之先祖嘗言當時造墓規制并歲月日辰之類
亦皆公病中所自裁墓銘是靖司訓所撰惜不能詳公之平生
故都憲朱公鑑公友也嘗語清云吾及識乃高祖世安公
實一時善士也若翁貌頗類之清後登金粟洞中別室有望像
一位神牌曰檀越主純齋處士蔡公其貌果與家君類蓋公畫

像大小二軸藏於長房者已燬于火清以是召工就洞祠傳其
像以歸公晚歲委家於子遊神物外窮年山居不復問世事去
城市質遷至窮年絕葷膾進士周太初挽詩所謂處士素樂善
晚年長蔬食大兒能克家小兒鄉進士者也洞在郡城西南紫
帽山之巔自山麓至洞約十里許公於諸山多所遊寓而居此
山獨又道流相傳公用已銀若干兩造屋若干間以與道流居
故道流祀之至今云

贊

陳府尊贊

清自成童讀公文而慕公又十年乃得登公堂而拜公今公

歿且十有八年矣仲子漳以遺像屬贊贊曰

十八載之前公貌澤然我心懌然十八載之後遺像恍然我心
愴然嗚呼公有常布之行履有錦繡之心智及進而握

皇家之憲度則凜乎有鐵石肝腸之風至其黜而令也擢而守
也則又惠澤之沛乎其廣被而宇量之恢乎其有容若夫勇退
於未衰之年高卧於田里之間桑榆景霽風月晴閑斯又其風
節之高挺然於歲寒之天者也嗚呼公斷斷乎其德孔多我思
公兮閩山峩峩

童廷式贊

少而思奮老而益堅習有杜氏之庫手弄堯夫之丸其志之所
期直欲經邦而濟世其神之所適往往入地而升天柰之何先
久歸於壯日穎方脫於耆年雖然使有能越常資以待度外之
士則馬伏波之矍鑠功名成者其庶幾焉

高孝子先生像贊

簪纓文獻之家規矩準繩之士眼前有景明月清風三百篇曾
次無涯往古來今十九史善名早著於鄉邦孝行晚旌於
天子今年七十又八矣而猶黎明深衣夜深細字蓋一味乎道
腴始忘情於勢利夫如是而終老於布常兮豈不猶賢於世之
心蒿萊而身朱紫者歟

林母贊

吾聞林氏有賢母焉實繼母也夫繼母之以賢聞者天下鮮矣
其子啓迪請予為之贊嗚呼閔子單衣薛包分異伯竒履霜於
中野王祥失愛於朱氏繼母之為家病也古今蓋莫可勝計荷
嗟林母其貌吾未及一識其行吾不能周知而悉紀但見里隣
多嘆其慈惠姻戚咸稱其德義謂母之遇子也厚而真謂子之
事母也誠而至母今瞠然兒亦暮矣藹天倫之無間諒感字之
常理絜是家風端可勵世吾為之贊非贊之體

陳處士贊

因公之子見公之真魁梧蕭散恍乎神人吾以是卜其平生自
非卓犖不群之士殆亦萬天無懷之民

黃樂易先生贊

望之肅肅即之雍雍其志剛果其氣春容能存心乎衆陌黃塵
之外能納物于春風和氣之中能四十餘里不一彼於孩童能
七十餘年不一惟於刑憲嗚呼樂易哉是翁樂易哉是翁

郭司訓蘭谷先生贊

平心如砥直氣如矢行重三族才優多士閉戶徒勤孫敬之功
顯柱臬酬相如之志白首青氈吾事已矣嗚呼世或口密腹劍
而位公孤或玉表石中而身朱紫公豈宜然抑亦命耳嗟夫問
之與人孰為君子

國

朝陽書局藏

